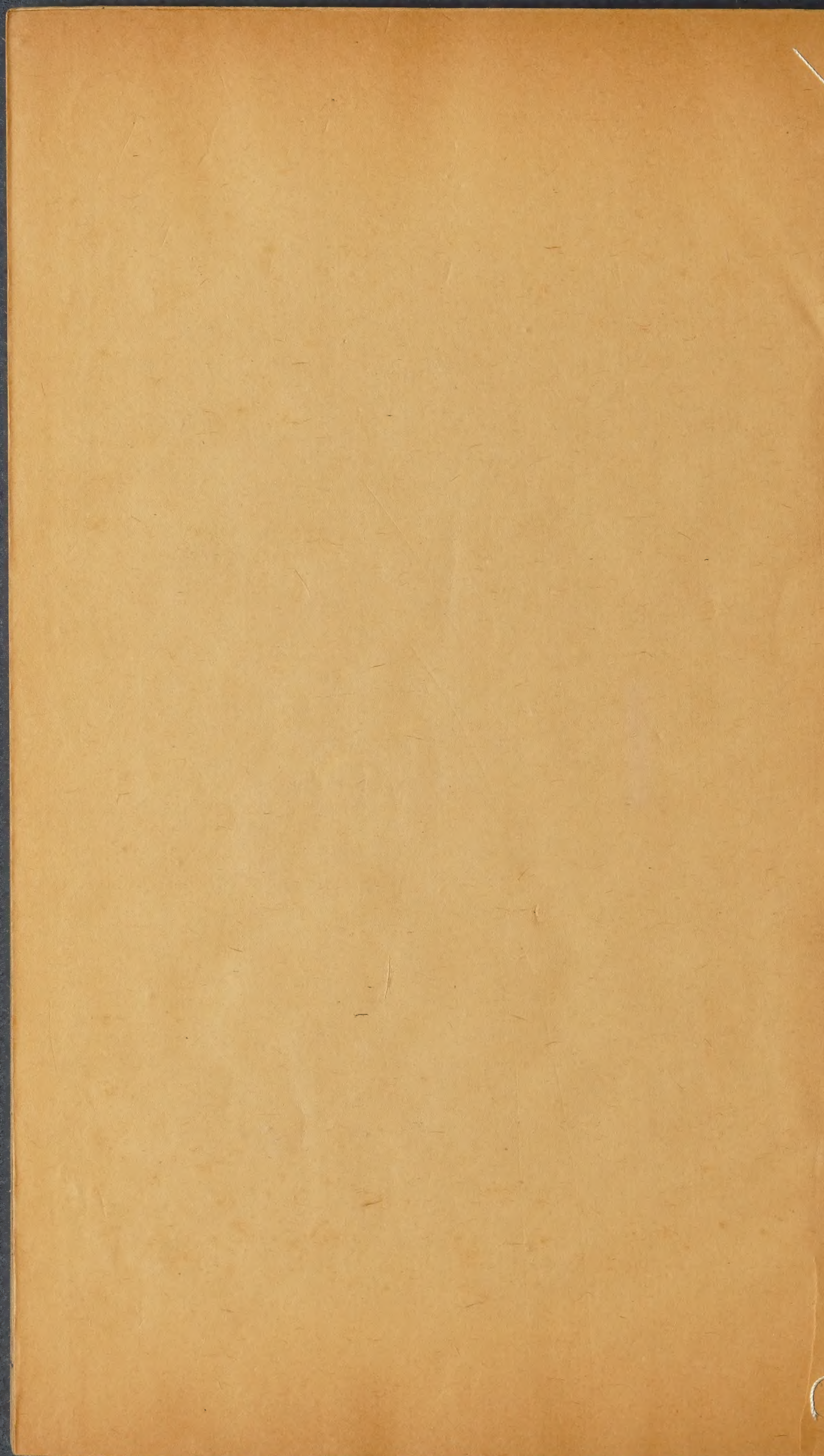


漢初之文如渾金在璞一代之祖也○非陸賈最難得高帝心服非賈誼最難得文帝心服非司馬相如最難得武帝心服非

古文奇賞卷之四

古吳陳仁錫選評　仁和郎斗金重訂

西漢超絕一代學者之文

陸賈新語 高

傳曰天生萬物以地養之聖人成之功德參合而道術生焉故曰張日月列星辰序四時調陰陽布氣治性次置五行春生夏長秋收冬藏陽生雷電陰成雪霜養育羣生一茂一亡潤之以風雨曝之以日光温之以節氣降之以殞霜位之以衆星制之以斗衡包之以六合羅之以紀綱改之以災變告之以禎祥動

○用字生動○

揚雄最鄭得成帝心服

之以生殺悟之以文章故在天者可見在地者可量在物者可紀在人者可相故地封五岳畫四瀆規洿澤通水泉樹物養類苞殖萬根暴形養精以立羣生不違天時不奪物性不藏其情不匿其詐故知天者仰觀天文知地者俯察地理跂行喘息蜎飛蠕動之類水生陸行根著葉長之屬爲寧其心而安其性蓋天地相承氣感相應而成者也於是先聖乃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圖畫乾坤以定人道民始開悟知有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道長幼之序於是百官立王道乃生民人食肉飲血衣皮毛至於神農以爲行

繫露本此

体裁而句秀

原之以文章乾坤天下大

文章

句美

劉向封事叙述詩書全祖此体

蟲走獸難以養民乃求可食之物甞百艸之實察酸苦之味教民食五穀天下人民埜居穴處未有室屋則與禽獸同域於是黃帝乃伐木構材築作宮室上棟下宇以避風雨民知室居食穀而未知功力於是后稷乃列封疆畫畔界以分土地之所宜闢土殖穀以用養民種桑麻致絲枲以蔽形体當斯之時四瀆未通洪水為害禹乃決江疏河通之四瀆致之於海大小相引高下相受百川順流各歸其所然後人民得去高險處平土川谷交錯風化未通九州絕隔未有舟車之用以濟深致遠於是奚仲乃橈曲為輪因

王充曰文章之人滋茂漢朝者乃夫漢家熾盛之瑞也高祖讀陸賈之書歎稱萬歲有以哉

直爲轅駕馬服牛浮舟杖檝以代人力鑠金鏤木分
（衍○入○字○縮○結○又○生○下○文）
苞燒殖以備器械於是民知輕重好利惡難避勞就
逸於是皐陶乃立獄制罪縣賞設罰異是非明好惡
（○筆○備○捕○其○嚴○甚○潔○）
檢奸邪消佚亂民知畏法而士禮義於是中聖乃設
辟雍庠序之教以正上下之儀明父子之禮君臣之
（○後○來○賈○董○多○本○此○立○論○）
義使强不淩弱衆不暴寡棄貪鄙之心興清潔之行
禮義獨行綱紀不立後世衰廢於是後聖乃定五經
明六藝承天統地窮事及微原情立本以緒人倫宗
諸天地纂修篇章垂諸來世被諸鳥獸以匡衰亂天
人合策原道悉備智者達其心百工窮其巧乃調之

分明纖微忖度天地是恁學問

以管絃絲竹之音設鐘鼓歌舞之樂以節奢侈正風俗通文雅後世淫邪增之以鄭衛之音民棄本趨末（長句錯落）伎巧橫出用意各殊則加雕文刻鏤傅致膠漆丹青玄黃琦瑋之色以窮耳目之好極工匠之巧夫驢騾駱駝犀象瑇瑁琥珀珊瑚翠羽珠玉山生水藏擇地（此一段揭甚偉）而居潔清明朗潤澤而濡磨而不磷涅而不淄天氣所生神靈所治幽閒清淨與神浮沉莫之効力爲用盡情爲器故曰聖人成之所以能統物通變治情性顯仁義也夫人者寬博浩大恢廓密微附遠寧近懷來萬邦故聖人懷仁仗義分明纖微忖度天地危而

王充曰陸賈說趙佗夏服雅礼風告以義佗乃覺悟運心向内異人也哉

不傾佚而不亂者仁義之所治也行之於親近而疎遠悅修之於閨門之內而名譽馳於外故仁無隱而不著無幽而不彰者虞舜蒸蒸於父母光耀於天地伯夷叔齊餓於首陽功美垂於萬代太公自布衣升三公之位累世享千乘之爵知伯仗威任力兼三晉而亡是以君子握道而治秉德而行席仁而坐仗義而強虛無寂寞通動無量故制事因短而動益長以圓制規以矩立方聖人主世賢者建功湯舉伊尹周任呂望行合天地德配陰陽承天誅惡剋暴除殃將氣養物明□設光耳聽八極目覩四方忠進讒退直

立邪亡道行奸正不得兩張　本理杜漸消萌夫謀
事不並仁義者後必敗殖不固本而立高基者後必
崩故聖人防亂以經藝工正曲以準繩德盛者威廣
力盛者驕齊桓公尚德以伯秦二世尚刑而亡故
虐行則怨積德布則功興百姓以德附骨肉以仁親
二言仁　四言義
對舉仁義者四
夫婦以義合朋友以義信君臣以義序百官以義承
曾閔以仁成大孝伯姬以義建至貞守國者以仁堅
固佐君者以義不傾君以仁治臣以義平鄉黨以仁
對舉仁義者二　換一貞字與義對
恂恂朝廷以義便便美女以貞顯其行烈士以義著
其名陽氣以仁生陰節以義降鹿鳴以仁求其羣關

言不事詩
書不事廢
之詩書
故分別
之

雖以義鳴其雄春秋以仁義貶絕詩以仁義存亡乾
坤以仁和合八卦以義相承書以仁敘九族君臣以
卑言仁者 又令
義制忠禮以仁盡節樂以禮升降仁者道之紀義者
補禮樂
聖之學學之者明失之者昏背之者亡陳力就列以
歸本于此字所謂不可以馬上治也
義建功師旅行陣德仁為固仗義而強調氣養性仁
者壽長美才次德義者行方君子以義相褒小人以
利相欺愚者以力相亂賢者以義相治穀梁傳曰仁
者以治親義者以利尊萬世不亂仁義之所治也道
基世俗以為自古而傳之者為重以今之作者為輕
着眼
淡於所見甘於所聞惑於外貌失於中情聖人貴寬

光呂高帝不辨得天下馬上之計未博則陸賈之

而世人賤衆五穀養性而棄之於地珠玉古用而寳之於身故舜棄黃金於嶄嵒之山禹捐珠玉於五湖之淵將以杜淫邪之欲絕琦瑋之情道近不必出於久遠取其至要而有成春秋上不及五帝下不至三王述齊桓晉文之小善魯之十二公至今爲之政足以知成敗之效何必於三王萬世不易法古今同紀綱故良馬非獨騏驥利劍非惟干將美女非獨西施忠臣非獨呂望今有馬而無王良之御有劍而無砥礪之功有女而無芳澤之飾有士而不遭文王道術畜積而不舒美玉韞櫝而深藏故懷道者須世抱

秦所以失漢所以得○道近不道遠

毛克曰劉君止際非貴兼帝室[illegible]宗古以[illegible]者[illegible]爲[illegible]

撲者待工。道爲知者設。馬爲御者良。賢爲聖者用。辯爲智者通。書爲曉者傳。事爲見者明。故制事者因其則。服藥者因其良。書不必起仲尼之門。藥不必出扁鵲之方。夫進取者不可不顧難。謀事者不可不盡忠。故形立則德散。佐用則忠亡。事術秦以刑罰爲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以趙高李斯爲杖。故有傾仆跌傷之禍。何哉。所任非也。故杖聖者帝。杖賢者王。杖仁者伯。杖義者强。杖讒者滅。杖賊者亡。小慧者不可以禦大。小辯者不可以說衆。商賈巧爲販賣之利。而誹爲貞良。邪臣好爲詐僞。自媚飾非。而不能爲公方䕫

幾人是號者

即惟尊齊桓

之術

充曰世之愚有世之惑文之人時賈之又曰國語而支眾人心患而目多矣

其端巧逃其事功故智者之所短不如愚者之所長文公種米曾子駕羊相士不熟信邪失方察察者有所不見恢恢者何所不容　讒夫似賢美言似信聽之者惑觀之者冥故蘇秦尊於諸侯商鞅顯於西秦世亡賢知之君孰能別其形故堯放驩兜仲尼誅少正卯甘言之所嘉能不為之傾惟堯知其實仲尼見其情故干聖王者誅遏賢君者刑遭凡王者貴觸亂世者榮（輔政）秦始皇帝設為車裂之誅以斂奸邪築長城於戎境以備胡越征大吞小威震天下將帥橫行以服外國蒙恬討亂於外李斯治法於內事逾煩天

（今古常有）（句如画）（正說着指鹿為馬）

下逾亂法逾滋而奸逾熾兵馬益設而敵人逾多秦之不欲爲治然失之者乃舉措異衆而用刑太極故也是以君子尚寬舒以苞身行中和以統遠民畏其威而從其化懷其德而歸其境美其治而不敢違其政民不罰而畏辠不賞而歡悅漸漬於道德被服於中和之所致也夫法令者所以誅惡非所以勸善故曾閔之孝夷齊之廉豈畏死而爲之哉教化之所致也

故近河之地濕近山之土燥以類相及也故山川出雲雨丘阜生口氣四瀆東流百川無不從小者從大少者從多夫王者之都南面之君百姓之所取

法是以舉措動作不可失法則也昔者周襄王不能事後母出居於鄭而下多叛其親秦始皇驕奢靡麗好作高臺榭廣宮室則天下豪富制屋宅者莫不倣之設房闥備廐庫繕琱琢刻畫之好博玄黃琦瑋之色以亂制度齊桓公好婦人之色妻姑姊妹而國中多淫於骨肉楚平王奢侈縱恣不能制下檢民以德增駕百馬而行欲令天下人饒財富利明不可及於是楚國逾奢君臣亡別故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艸也

無為

邪臣之蔽賢猶浮雲之障日月也非得神靈之化罷雲霽翳令歸山海然後乃得覩其光明暴天下之

真長者言

洞濕照四海之晦冥今上無明王聖主下無貞正諸侯誅鋤奸臣賊子之黨解釋凝滯紕繆之結然後忠良方直之人則得容於世而施於政故孔子遭君暗臣亂衆邪在位政道隔於王家仁義閉於公門故作公陵之歌傷無權力於世大化絕而不通道德施而不用

夫力學而誦詩書凡人所能為也若欲移江河動太山故人力所不能也如調心在已背惡向善不貪於財不苟於利分財取寬服事取勞此天下易知之道易行之事也豈有難哉若造父之御馬羿之用弓則所謂難也

孔子曰道之不行也言人不能

苦心孔顏
其旨遠矣

行之故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言顏淵道施於世而莫之用猶人不能懷仁行義分別纖微忖度天地乃苦身勞形入深山求神仙分學而苗詩書必無是矣棄二親捐骨肉絶五穀廢詩書背天地之寶求不死之道非所以通世防非者也　夫播布革亂毛髮蓬蒿山食木實視之無優游之容聽之無仁義之辭忽忽若狂痴推之不進引之不來當世不蒙其功後代不見其才君傾而不扶國危而不持寂寞而無鄰家廓而獨寐可謂避世非謂懷道者也故殺身以避難則非計也懷道而避世則不忠也是以君子居亂世

則合道德採微善絕纖惡修父子之禮以及君臣之序乃天地之通道聖人之所不失也故隱之則爲道布之則爲文詩在心爲志出口爲辭矯以雅僻砥礪鈍才雕琢文邪抑定狐疑通塞理順分別然否而情得以利而性得以治綿綿瀆瀆以道制之察之無兆遁之恢恢不見其行不覩其仁湛然未悟久之乃殊論思天地動應樞機俯仰進退與道爲依藏之於身優游待時故道無廢而不興器無毀而不治孔子曰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言德行而其下順之矣慎微質美者以通爲貴才良者以顯爲能何以言之夫楔楔

讀之喜

讀之愕

豫章天下之名木生於深山之中產於溪谷之傍則為太山衆木之宗仕則為萬世之用浮於山水之流出於冥冥之埜因江河之道而達於京師之下因於斧斤之功舒其文采之好精捍直理密緻博通蟲蝎不能穿水濕不能傷在高柔軟入地堅彊亡膏澤而光潤生不克畫而文章成上為帝王之御物下則賜公卿庶幾不得以備器械閉絕以關梁及隘於山阪之阻隔於九岏之隄仆於崔嵬之山頓於窨冥之溪樹蒙蘢蔓延而亡間不崔嵬嶄巖而不開廣者亡舟車之通狹者亡步檐之蹊商賈所不至工匠所不

宗作仕皆奇

窺知者所不見見者所不知功棄而德亡腐朽而枯傷轉於百仞之壑惕然而獨僵當斯之時不如道旁之枯楊巢巢詰屈委曲不同然生於大都之廣地近於大匠之名工則材器制斷規矩度量堅者補朽短者續長大者治罇小者治觴飾以丹漆斁以明光上備大牢春秋禮庠褒以文釆立禮矜莊冠帶正容對酒行觴卿士列位布陳宫堂望之者目眩近之者鼻芳故事明之則絶次之則道抑之則沉典之則揚處地楩梓賤於枯楊德美非不相絶也才力非不相懸也彼則枯槁而遂棄此則爲宗廟之器者遭與不遭

[illegible]曰上不用於下是[illegible]天下所以傾覆也

亦如是也夫窮澤之民據犁嚼報之士或懷不羈之才身有堯舜皐陶之美綱紀存乎身萬世之術藏於心然身不用於世者無使之通故也夫公卿之子弟貴戚之黨友雖亡過人之才然在尊重之位者輔之者強飾之者巧靡不達也　故事求遠而失近廣藏而俠棄

資質

設刑者不厭輕爲德者不厭重行罰者不患薄布賞者不患厚所以親近而致疎遠也夫形重者則身勞事衆者則心煩心煩者則刑罰從橫而亡所立身勞者則百端迴邪而亡所就是以君子之爲治也塊然若亡事寂然若亡聲官府若亡吏亭落若

亡民閭里不訟於巷老幼不愁於庭近者亡所議遠者亡所聽郵驛亡夜行之吏鄉閭無夜名之征犬不夜吠烏不夜鳴老者息於堂丁壯者耕耘於田在朝者忠於君在家者孝於親於是賞善罰惡而潤色之興辟雍庠序而教誨之然後賢愚異議廉鄙異科長幼異節上下有差强弱相扶大小相懷尊卑相承雁行相隨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豈恃堅甲利兵深刑刻法朝夕切切而後行哉故爲威不强還自亡立法不明還自傷魯莊公之謂也德經蘇秦張儀身尊於位名顯於世相六國事六君威振山東横說諸侯國異

辯人異意欲合弱而制强持横而御縱內亡堅計身亡定名功業不平中道而廢身死於凡人之手爲天下所笑者乃由辭語不一而情欲放佚故也故管仲相桓公詘節事君專心一意身亡境外之交心亡欹斜之慮正其國如制天下尊其君而屈諸侯權行於海內化流於諸夏失道者誅秉義者顯舉一事而天下從出一政而諸侯靡故聖人執一政以繩百姓持一槩以等萬民

夫世人不學詩書行仁義尊聖人之道極經藝之深乃論不驗之語學不然之事圖天地之形說災變之異棄先王之法異聖人之意惑學

耗以重儒術　夫人之好色。非脂粉所能飾。大怒之威。非氣力所能行也。聖人乘天威。合天氣。承天功。象天容。而不與爲功。曾不難哉。夫湮池可以泛舟。構丘可。以望遠。曾貧於財哉。統四海之權。主九州之衆。曾弱於力哉。然功不能自存。威不能自守。非爲貧弱。乃道德不存乎身。仁義不加於天下也。故察於財而昏於道者。衆之所誅也。果於力而寡於義者。兵之所圖也。不損其行以增其容。不虧其德以飾其身。國不與。下事之功。家不藏亡用之器。所以稀力役而省貢獻也。璧玉珠璣不御於上。則翫好之物棄於下。雕刻

繪畫不納於君則淫佚曲巧絕於民夫釋農桑之事入山海採珠璣求瑤琨探沙谷捕翡翠口瑇瑁搏犀象消筋力散布泉以極耳目之好以快淫邪之心豈不謬哉未見先道而後利近德而遠色者也本行夫持天地之政操四海之綱進退不可以失度動作不可以離道謬誤出於口則亂及萬里之外況刑及亡罪於獄而殺及亡辜於市乎故世衰道亡非天之所為也乃國君者有所取之也惡政生於惡氣惡氣生於災異螟蟲之類隨氣而生虹蜺之屬因政而見治道失於下則天文度於上惡政流於民則蟲災生於地

鳥獸艸木尚欲各得其所綱之以法紀之以數而況於人乎　周公躬行禮義郊祀后稷越裳奉貢重譯而臻麐鳳艸木緣化而應殷紂□□微子棄骨肉而亡行善則鳥獸悅行惡則臣子恐是以明者可以致遠鄙者可以□近故春秋書衛侯之弟鱄出奔晉書鱄絕骨肉之親棄大夫之位越先人之境附他人之域窮涉寒饑織屨而食不明之效也明誡夫長於變者不可窮以詐通於道者不可驚以怪審於辭者不可惑以言達於義者不可動以□是以君子廣思而博聽進退循法動作合度聞見欲衆而采擇欲謹學

問欲虛而志慮欲敦見邪乃知其直觀花乃知其實目不淫炫燿之色耳不亂阿諛之聲士人動之以晉楚之富而志不回談之以喬松之壽而行不易然後能一其道而定其操或見一利而喪萬機求一福而致萬禍上訣是非於天文其次定狐疑於世務君子行之於幽閉小人厲之於士衆墨子之門多□□□□之門多道德文武之朝多賢良秦王之庭多不祥故善者必有所自而生惡者必有所因而來善惡不空出禍福不妄作唯心之所向志之所行而已

錢福序新語曰漢班固論列劉向父子所校書爲藝文志又卽歆所奏七略中序六藝爲九種首之以儒家者流稱其出於司徒之官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宗師仲尼以重其言雖未必盡然要亦有近似者矣書凡五十三家而陸賈新語十二篇實存焉予讀其書信固之知言又歎司馬遷之雄於文也遷傳賈拜大中大夫旹旹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乎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

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鄉使秦以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帝有慙色謂賈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凡著十二篇今其書不下數千言而其要旨不越遷數言於是乎知遷之雄於文序事覈而明可指也然遷尚豪狹喜縱橫而稱其固辯士固稍知重儒術旣列其書於儒又賛其身名俱榮爲優於酈婁建通輩賈亦有以自致之哉故知人不可以亡所見有所見必不能掩矣先儒譏其逆取順守之說及秦雖行仁義不可及者

秦漢辯士豈足及此要之亦爲高帝既定天下而言之耳其書亦不復見此論豈遷以巳見文飾其詭而致然歟若其爾使南粤調和平勃以千諸呂自爲大有功於漢其識見議論非惟椎埋屠狗之輩所不及而一時射利賣友采芝綿蕞之徒亦豈可企哉其書所論亦正且多崇儉尚靜等語似亦有啟文景蕭曹之治者但無段落條理如先儒所論賈誼之失自是當時急於論事動人主聽不暇精擇渾融觀遷謂其每奏一篇帝輒稱善其稱新語又出於他人可見其隨時論奏非若後世之著

王充論衡曰董仲舒

述次第成一家言也其所分篇目則固所稱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旨意奏之者必非其所自定然其言既與遷傳合而篇次至於今不訛且雄偉粗壯漢中葉以來所不及其爲眞本亡疑秦漢之書傳至於今亡訛妄如此者良亦鮮哉方今承平既久文章熾興有識者或病其過於細而弱也故往往搜秦漢之佚書而梓之然辨鑒未精以僞爲眞則害道壞教亦有之矣予竊病焉

董仲舒春秋繁露

春秋尊禮而重信信重於地禮尊於身 春秋義之

揚子異文之烏獲也

崇文總目隋唐志繁露卷目義引宏博非出近世疑玉杯竹林題目後人附贅

中興館閣書目案逸周書王會解天子南面立絻亡繁露注見

大者也得一端而博達之觀其是非可以得其正法視其溫辭可以知其塞怨是故於外道而不顯於內諱而不隱於尊亦然於賢亦然此其別內外差賢不肖而等尊卑也義不訕上智不危身故遠者以義諱近者以智畏畏與義兼則世逾（一作愈）近而言逾謹矣此定哀之所以微其辭以故用則天下平不用則安其身春秋之道也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是故受命之君天之所大顯也事父者承意事君者儀志事天亦然今天大顯已物襲所代而率與同則不顯不明非天志故必徙居處更稱號改正朔易服色者亡他焉不敢

之所重也當取春秋爲當一事有綿貫之家耶

不順天志而明自顯也若夫大綱人倫道理政治教化習俗文義盡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易道之實楚莊王 譏（文公）以喪娶也不別先後賤其亡人心也緣此以論禮禮之所重者在其志志敬而節具則君子予之知禮志和而音雅則君子予之知樂志哀而居約則君子予之知喪 春秋之序道也先質而後文右志而左物 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義也 以此貫類以辨付贅者大得之矣人受命於天有善善惡惡之性可養而不可改可豫而不可去若形體之可肥臞而不可得革也是故雖有

漢志止載其著書云若聞竹林玉杯繁露之書未嘗事名繁露

至賢能爲君親含容其惡不能爲君親令亡惡人士大節則知闇大博則業厭二者異失同貶其傷必至不可不察也是故善爲師者既美其道有慎其行齊時蚤晚任多少適疾徐造而勿趨稽而勿苦省其所爲而成其所湛故力不勞而身大成此之謂聖化吾取之春秋之道視人所惑爲立說以大明之今趙賢而不遂於理皆見其善莫知其辠故因其所賢而加之大惡繫之重責使人湛思而自省悟以反道曰可臣君之大義父子之道乃至乎此此所由惡薄而責之厚也他國不討賊者諸斗筲之民何足數哉

歐陽公曰在館中見有八十餘篇又有應募獻書此數三十餘篇在八十篇外知其書流散而不全矣

弗繫人數而已此所由惡厚而責薄也傳曰輕爲重重爲輕非是之謂乎玉杯春秋之常辭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國爲禮至邲之戰偏然反之何也曰春秋亡通辭從變而移今晉變而爲夷狄楚而爲君子故移其辭以從其事夫莊王之舍鄭有可貴之美晉人不知其善而欲擊之所救已解而挑與之戰此亡善善之心而輕救民之意也是以賤之而不使得與賢者爲禮秦穆侮蹇叔而大敗鄭文輕□□而喪師春秋之敬賢重民如是 春秋之法凶年不修舊意在亡苦

問者曰其書戰伐甚謹其惡戰伐無詞

民爾苦民尚惡之況傷民乎傷民尚痛之況殺民乎

天之爲人性命使行仁義而羞可恥非若鳥獸然苟爲生苟爲利而已　天施之在人者使人有廉恥者不生大辱　竹林君子終日言不及利欲以勿言愧之而已愧之則塞其源也夫處位動風化者徒言利之名爾猶惡之況求利乎　器從名地從主人之位制權之端焉不可不察也夫權雖反經亦必在可以然之域不在可以然之域故雖死生終弗爲也公子目夷是也　公子目夷復其君終不與國祭仲已與後改之晉荀息死而不德衛曼姑[illegible]而弗內此四臣事異而同心其義一也目夷之弗與重宗廟祭仲[illegible]

[illegible]公曰 [illegible]以正 [illegible]云王 [illegible]一元 [illegible]于其 [illegible]說 [illegible]其論 [illegible]人 之道何責 人無已時 哉

亦重宗廟荀息死之貴先君之命曼姑拒之亦貴先君之命也事雖相反所爲同俱爲重宗廟貴先君之命耳（王英）大雩者何旱祭也難者曰大旱雩祭而請雨大水鳴鼓而攻社天地之所爲陰陽之所起也或請焉或怒焉者何曰大旱者陽滅陰也陽滅陰者尊壓卑也固其義也雖大甚拜請之而已亡敢有加也大水者陰滅陽也陰滅陽者卑勝尊也日食亦然皆下犯上以賤傷貴逆節也故鳴鼓而攻之朱絲脅之爲其不義也此亦春秋之爲強禦也故變天地之位正陰陽之序直行其道而不忘其難義之至也是故脇

嚴社而不爲不敬靈出天王而不爲不尊上辭父之命而不爲不承親絕母之屬而不爲不孝義夫一作乎　公子結受命往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其事從齊桓盟春秋弗非以爲救莊公之危公子遂命使京師遂生事之晉春秋非之以爲是時僖公安寧亡危而救有危而不專救謂之不忠亡危而擅生事是卑君也故此二臣俱生事　春秋之聽獄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惡者辠特重本直者其論輕是故逢丑父當斮而轅濤塗不宜直魯季子追慶父而吳季子釋闔廬此四者辠同異論其本殊也俱欺三軍

或死或不死俱弒君或誅或不誅聽訟折獄可亡審
耶詩亡達詁易亡達言春秋亡達辭從變從義而
一以奉人仁　驪姬一謀而三君死之天下所共痛
也本其所爲爲之者蔽於所欲得位而不見其難也
春秋疾其所蔽故去其正辭徒言君之子而已若謂
奚齊曰嘻嘻爲大國君之子富貴足矣何以兄之位
爲欲居之以至此乎云爾錄所痛之辭也故痛之中
有痛亡罪而受其死者申生奚齊卓子是也惡之中
有惡者已立之已殺之不得如他臣之弒君者齊公
子商人是也故晉禍痛而齊禍重春秋傷痛而敦重

是以奪晉子繼位之辭與齊子成君之號詳見之也爲春秋者得一端而多連之見一空而博之則天下盡矣　夫知不足以知賢亡可奈矣知之不能任大者以死亡小者以亂危其若是何邪以莊公不知季子賢邪安知病將死召而授以國政以殤公爲不知孔父賢邪安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二主知皆足以知賢而不決不能任故魯莊以危宋殤以弒使莊公早用季子而宋殤素任孔父尚將興鄰國豈値弒哉此吾所悄悄而悲者也

精華　春秋紀纖芥之失反之王道追古貴信結言而已不至用牲盟而後成

約王(道)至意雖難喻蓋聖人者貴除天下之患貴除天下之患故春秋重而書天下之患偏矣以爲本於見天下之所以致患其意欲以除天下患何謂哉天下者亡患然後性可善性可善然後清廉之化流清廉之化流然後王道舉禮樂興其心在此矣盟會故知其氣矣然後能食其志也知其聲也而後能扶其精也知其行矣而後能遂其刑也知其物矣然後能別其情也故唱而民和之動而民隨之是知引其天性所好而壓其情之所憎者也如是則言雖約說(一作德)必布矣事雖小功必大矣正貫春秋三百四十二年之文天下

之大事變之博亡不有也雖然大略要有十指十指者事之繫也王化之由得流也舉事變見有重焉一指也見事變之所至者一指也因其所以至者而治之一指也強幹弱枝大本小末一指也別嫌疑異同類一指也論賢才之義別所長之能一指也親近來遠同民所欲一指也承周文而反之質一指也木生火火為夏天之端一指也切刺譏之所罰考變異之（天所欲為行矣）所加天之端一指也十指傳於衆辭觀於衆物說不急之言而以惑後進者君子之所甚惡也奚以為哉

經傳大本也棄營勞心也苦志盡情頭白齒落尚不

今自錄也哉人始生有大命是其體也有變命有變

命存其間者其致也致不齊則有忿怒之志若將施

危難之中而時有隨遭者神明之所接絕屬之符也

亦有變其間使之不齊如此不可不省之省之則重

政之本矣重政天地之生萬物也以養人故其可適者

以養身體其可威者以爲容服體之所爲輿也劍之

在左青龍之象也刀之在右白虎之象也鉤之在前赤

鳥之象也冠之在首玄武之象也四者人之盛飾也

夫能通古今別然不然乃能服此也一作通古作今然一作後後能服此也

蓋玄武者貌之最嚴有威者也其像在右其服反居

[illegible]宋曰董[illegible]子[illegible]實[illegible]懷[illegible]文[illegible]善博[illegible]澤之[illegible]也

首武之至而不用矣聖人所以超然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夫執介冑而後能拒敵者故非故人之所貴也君子顯之於服而勇武者消其志於貌也矣故文德爲貴而威武爲下此天下之所以永全也於春秋何以言之孔父義形於色而奸臣不敢容邪虞有宮之奇而獻公爲之不寐晉厲之强中國以寢尸流血不已故武王克殷裨冕而晉笏虎賁之士說劍安在勇猛必任武殺然後威是以君子所服爲上矣故望之儼然者亦已至矣豈可不察乎

服制

聖人能繫心於微而致之著也是故春秋之道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

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位五者俱而
而化大行端二天高其位而下其施藏其形而見其光
高其位所以爲尊也下其施所以爲仁也藏其形所
以爲神見其光所以爲明故位尊而施仁藏神而見
光者天之行也故爲人主者法天之行是故內深藏
所以爲神外博觀所以爲明也任羣賢所以爲受成
乃不自勞於事所以爲尊也汎愛羣生不以喜怒賞
罰所以爲仁也故爲人主者以奈何爲道以不私爲
寶立而爲之位而乘備具官之足不自動而相者導
進口不自言而擯者贊辭心不自慮而羣臣效當故

賢良策二人以一郡國之衆亾應善是王道往而絕……曰長吏

莫見其為之而功成矣此人主所以法天之行也為人臣者法地之道暴其形出其情以示人高下險易堅耎剛柔肥臞美惡累（一无累字）可就財也故其形宜不宜可得而財也為人臣者比地貴信而悉見其情於主主亦得而財之故王道威而不失為人臣常竭情悉力而見其短（一作所）長使主上得而器使之而猶地之竭竟其情也故其形宜（一作無字）可得而財也

離合根

休形無見影揜聲亾出響虛心下士觀來察往謀於衆賢考求衆人君人者國之證也不可先倡感而後應故居倡之位而不行倡執不居和之職而以和為德常盡其下故

於郎
[illegible]郎中郎
吏二千石
子弟選郎
吏又以富
貲言不必
賢也且古
所謂功者
以任官稱
職爲差非
所謂積日
累久也毋
以日月爲
功實試賢
能爲上則
廉恥殊路
賢不肖異
處矣

能爲之上也。體國之道在於尊神。尊者所以奉其政也。神者所以就其化也。故不尊不畏。不神不化。夫欲爲尊者在於任賢。欲爲神者在於同心。賢者備股肱則君尊嚴而國安。同心相承則變化若神。莫見其所爲而功德成。是謂尊神也。天積衆精以自剛。聖人積衆賢以自強。天序日月星辰以自光。聖人序爵祿以自明。天所以剛者非一精之力。聖人所以強者非一賢之德也。故天道務盛其精。聖人務衆其賢。不見不聳是謂冥昏。能冥則明。能昏則彰。能冥能昏。是謂神人。君貴居冥而明其位。處陰而向陽。惡人見其

情而欲知人之心是故為人君者執無源之慮行無
端之事以不求奪以不問問吾以不求奪則我利矣
彼以不見出則彼費矣吾以不問問則我神矣彼以
不對對則彼情矣故終日問之彼不知其所對終日
奪之彼不知其所出吾則以明而彼不知其所亡故
人臣居陽而為陰人君居陰而為陽陰道尚形而露
情陽道亡端而貴神元立民亡所好君亡以權也民亡
所惡君亡以畏也亡以權亡以畏則君亡以禁制也
亡以禁制則比肩齊執而亡以為貴矣　不以著蔽
微不以衆揜寡人應其事以致其報黑白分明然後

民知所去就民知所去就然後可以致治是爲象則爲人君者居亡爲之位行不言之教寂而亡聲靜而亡形執一亡端爲國源泉因臣以爲心以臣言爲聲□□□□□以臣事爲形□響清則生清者榮響濁則生濁者辱影正則生正者進影枉則生枉者絀

保位權

考績之法考其所積也天道積聚衆精以爲光聖人積聚衆善以爲功　聖人之爲天下興利也其猶春氣之生草也各因其生小大而量其多少其爲天下除害也若川瀆之瀉於海也各順其勢傾側而制於南北　有益者謂之公亡益者謂之煩摯名責實

不得虛言有功者賞有辠者罰功盛者賞顯辠多者罰重不能致功雖有賢名不予之賞官職不廢雖有愚名不加之罰賞罰用於實不用於名賢愚在於質不在於文故是非不能混喜怒不能傾奸軌不能弄（一作筭）萬物各得其實則百官勸職爭進其功（考功）氣之清者爲精人之清者爲賢治身以積精爲實治國者以積賢爲治道　夫欲致精者必虛靜其形欲致賢者必卑謙其身形靜志虛者氣精之所趣也謙尊自卑者仁賢之所事也故治身者務執虛靜以致精治國者務盡卑謙以致賢能致精則合明而壽能致賢則德

澤洽而國太平通國身人之材固有四選如天之時固
有四變也聖人爲一選君子爲一選善人爲一選正
人爲一選由此而下者不足選也四選之中各有節
也是故天選四堤十二而人變盡矣盡人之變合之
天惟聖人者能之所以立王事也何謂天之大經三
起而成日三而成規三旬而成月三月而成時三
時而成功寒暑與和三而成物日月與星三而成光
天地與人三而成德由此觀之三而一成天之大經
也以此爲天制是故禮三讓而成一節官三人而成
一選欲求天數之微莫若於人人之身有四肢每肢

有三節三四十二十二節相持而形體立矣天有四時每一時有三月三四十二十二月相受而歲數終矣官有四選每一選有三人三四十二十二臣相參而事治行矣以此見天之數人之形官之制相參相得也人之與天多此類者皆微忽不可不察也天地之理分一歲之變以爲四時四時亦天之四選已

人生於天而體天之節故亦有大小厚薄之節人之氣也先王因人之氣而分其變以爲四選是故三公之位聖人之選也三卿之位君子之選也三大夫之位善人之選也三士之位正直之選也分人之變以

爲四選選去三臣如天之分歲之變以爲四時時有三節也天以四時之選與十二節相和而成就歲王以四貴之選與十二相砥礪而致極道必極於其所至然後能得天地之美也官制象天堯舜何緣而得擅移天下哉孝經之語曰事父孝故事天明事天與父同禮也今父有以重予子子不敢擅予它人人心皆然則王者亦天之子也天以天下予堯舜堯舜受命於天而王天下子猶安敢擅以所重受天子者予它人也天有不以予堯舜漸奪之故明爲子道則堯舜之不私傳天下而擅移位也亡所疑也儒者以湯武爲

至賢大聖也以爲全道究義盡美者故列之堯舜之謂聖王如法則之今足下以湯武爲不義然則足下之所謂義者何世之王也曰弗知弗知者以天下王爲亡義者邪其有義者而足下不知邪則答之以神農應之曰神農氏之爲天子與天地俱起乎將有所伐乎神農氏有所伐可湯武有所伐獨不可何也且天之生民非爲王也而天立王以爲民也故其德足以安樂民者天予之其惡足以賊害民者天奪之詩云殷士膚敏祼將于京侯服於周天命靡常言天之亡常予亡常奪也故封太山之上禪梁父之下易

而王德如堯舜者七十二人王者天之所予也其所代皆天之所奪也今唯以湯武之伐桀紂爲不義則七十二王亦有伐也推足下之說將以七十二王爲皆不義也故夏亡道而殷伐之殷亡道而周伐之周亡道而秦伐之秦亡道而漢伐之有道伐亡道此天理也所從來久矣寧能至湯武而然耶夫非湯武之伐桀紂者亦將非秦之伐周非徒不知天理又不明人禮禮子爲父隱惡今使伐人者而信不義當爲國諱之豈宜如誹謗者此所謂一言而再過者也君也者掌令者也令行而禁止也今桀紂令天下而不行

賢良策三

禁天下而不止安在其能臣天下也果不能臣天下何謂湯武弑（堯舜不擅移湯武不專殺）大富則驕大貧則憂憂則爲盜驕則爲暴此衆人之情也聖者則於衆人之情見亂之所從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者足以示貴而不致於驕貧者足以養生而不致於憂以此爲度而調均之大人病不足於上而小民羸瘠於下則富者愈貪利而不肯爲義貧者日犯禁而不可得止是世之所以難治也　天不重與有角不得有上齒故已有大者不得有小者天數也夫已有大者又兼小者天不能是之況人乎故明聖者象天所爲

夫之意也

爲制度使諸有大奉祿亦皆不得兼小利與民爭利業乃天理也凡百亂之源皆出嫌疑纖微以漸寖稍長至於大聖人章其疑者別其微者絕其纖者不得嫌以蚤防之聖人之道衆隄防之類也謂之度制謂之禮節（制度）春秋之所治人與我也所以治人與我者仁與義也以仁安人以義正我　仁之於人義之於我者不可不察也衆人不察乃反以仁自裕而以義設人詭其處而逆其理鮮不亂矣　然則觀物之動而先覺其萌絕亂塞害於將然而未形之昔春秋之志也其明智矣　遠而愈賢近而愈不肖者愛也故

王者愛及四夷伯者愛及諸侯安者愛及封內危者
愛及旁側亡者愛及獨身獨身者雖立天子諸侯之
位一夫之人耳無臣民（一作人）之用矣如此者莫之亡而自
亡也春秋不言伐梁者而言梁亡蓋愛獨及其身者
也故曰仁者愛人不在愛我此其法也　有為而得
義者謂之自得有為而失義者謂之自失人好義者
謂之自好人不好義者謂之不自好以此參之義我
也明矣　夫目不視弗見心弗論不得（仁義）莫近於仁
莫急於智不仁而有勇力則（一作材）能則狂而操利兵也不
智而辯慧獧給則迷而乘良馬也　莊王曰天不見

天雖其欲一意也

災地不見孽。則禱之於山川。曰天其將亡予耶。不說吾過極吾皐也。以此觀之天災之應過而至也異之顯明可謂也此乃天之所欲救也春秋之所獨幸也莊王所以禱而請也聖主賢君尚樂受忠臣之諫而況受天譴也

必仁且知

義者心之養也　今握棗與錯金以示嬰而必取棗而不取金也握一斤金與千萬珠以示楚人楚人必取金而不取珠也故物之於人小者易知也其於大者難見也今利之於人小而義之於人大者亡怪民之皆趨利而不趨義也固其所闇也聖人事明義以炤燿其所闇故民不陷

身之養重於義

臣

仲舒對昔者魯君問於柳下惠曰我欲攻齊如何柳下惠對曰不可退而有憂色曰吾聞之也謀伐國者不問於仁人也此何爲至于我但見問而尚羞之而况乃與詐僞以伐吳乎其不宜明矣以此觀之越本亾一仁而安得三仁仁人者正其道不謀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致亡爲而習俗大化可謂仁聖矣三王是也春秋之義貴信而賤詐詐人而勝之雖有功君子弗爲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子言羞稱五伯爲其詐以成功苟爲而已也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五伯者比於它諸侯爲賢者比於聖賢何賢之有

譬猶珷玞比於美玉也臣仲舒伏地再拜以聞對膠西王越大夫不得爲仁

百禮之貴皆編之月月編於昔昔編於君君編於天　吳楚國先聘我者見賢曲棘與鞍之戰先憂我者見尊觀德

禮者繼天地體陰陽而慎主客序尊卑貴賤大小之位而差外內遠近新舊之級者也以德多爲象萬物以廣博衆多歷年久者爲象　海內之心縣於天子疆內之民統於諸侯日月食並告凶不以其行有星茀於東方秦辰北斗入常星不見地震梁山沙鹿崩宋衛陳鄭災王公大夫簒弒者春秋皆書以爲大異不言衆星之茀入霄雨原隰之襲

崩一國之小民死亡不決疑於衆艸木也　夫流深者其水不測尊至者其敬亡窮是故天之所加雖爲災害猶承而大之其欽亡窮震夷伯之廟是也天亡錯舛之灾地有震動之異天子所誅絕所敗師雖不中道而春秋者不敢闕謹之也

秦本

治天下之端在審辨大辨大之端在深察名號　古之聖人謞而效天地謂之號鳴而命施謂之名名之爲言鳴與命也號之爲言謞而效也謞而效天地者爲號鳴而命者爲名名號異聲而同本皆鳴號而達天意者也天不言使人發其意弗爲使人行其中名則聖人所發天意

名以眞物奇甚

不可不深觀也　士者事也民者瞑也士不及化可使守事從上而已丑五號自讚各有分分中委曲曲有名名衆於號號其大全凡也者名其別離分散也號凡而略名詳而目目者偏辨其事也凡者獨舉其事也　名生於眞非其眞弗以爲名名者聖人之所以眞物也名之爲言眞也故凡百譏有黮黮者各反其眞則黮黮者還昭昭耳　欲審曲直莫如引繩欲審是非莫如引名名之審於是非也猶繩之審於曲直也詰其名實觀其離合則是非之情不可以相讕已（相讕誣言　相加也）　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

天中生人成成之旨是人事

眞不失秋毫之末故名賈石則後其五言退鷁則先其六聖人之謹於正名如此君子於其言亡所苟而已五石六鷁之辭是也栣衆惡於內弗使得發於外者心也故心之爲名栣也　善與米人之所繼天而成於外非天在所爲之內也天之所爲有所至而止止之內謂之天性止之外謂之人事事在性外而性不得不成德民之號取之瞑也使性而已　聖人之所命天下以爲正正朝夕者視北辰正嫌疑者視聖人　性如繭如卵卵待覆而爲雛繭待繰而爲絲性待教而爲善此之謂眞天天生民性有善質而未能

善於是爲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民受未能善之性於天而退受成性之敎於王王承天意以成民之善性爲任也今案其眞質而謂民性已善者是失天意而去王任也　善當與敎不當與性與性則多累而不精自成功而亡賢聖名號　深察　善如米性如禾禾雖出米而禾未可謂米也性雖出善而性未可謂善也米與善人之繼天而成於外也非在天所爲之內也天所爲有所至而止止之內謂之天止之外謂之王敎王敎在性外而性不得不遂　天之所爲止於繭麻與禾以麻爲布以繭爲絲以米爲飯以性爲善此

皆聖人所繼天而進也非情性質朴之能至也故不可謂性生實河間獻王曰善哉天經既查得之矣願聞地之義對曰地出雲為雨起氣為風風雨者地之為為地不敢有其功名必上之於天命若從天氣者故曰天風天雨也莫曰地風地雨也勤勞在地名一歸于天非至有義其孰能行此故下事上如地事天也可謂大忠矣土者火之子也五行莫貴於土土之於四時亡所命者不與火分功名木名春火名夏金名秋水名冬忠臣之義孝子之行取之土土者五行最貴者也其義不可以加矣五行人生有喜怒哀樂之荅

春秋冬夏之類也喜春之答也怒秋之答也樂夏之答也哀冬之答也天之副在乎人　使其出也答天之出四時而必忠其愛也則堯舜之治亡以加是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為亂　五行者乃孝子忠臣之行也　故多其愛而少嚴厚養生而謹送終就天之制也以子而迎成養如火之樂木也喪父如火之克金也事君若上之敬天也可謂有行人矣　使人必以其序官人必以其能天之數也土居中央為之天潤土者天之股肱也其德茂美不可名以一時之事故五行而四時者土兼之也　人官之大者不名所職

相其是也天官之大者不名所生土是矣五行知省其所起則見天數之所始見天數之所始則知貴賤逆順所在知貴賤逆順所在則知天地之情著聖人之寶出矣　陽始出物亦始出陽方盛物亦方盛陽初衰物亦初衰物隨陽而出入數隨陽而終始三王之正隨陽而更起以此見之貴陽而賤陰也故數日者據晝而不據夜數歲者據陽而不據陰　陰猶沉也何名何有皆并一於陽昌力而辭功故出雲起雨必令從之　四肢之各有處如四時寒暑不可移若肢體肢體移易其處謂之壬人寒暑移易其處謂之敗

尚德緩刑其然[illegible]君說着精神處

歲喜怒移易其處謂之亂世　春之爲言猶偆偆也秋之爲言猶湫湫也偆偆者喜樂之貌也湫湫者憂悲之狀也是故春喜夏樂秋憂冬悲悲死而樂生以夏養春以冬喪秋大人之志也　人主近天之所近遠天之所遠大天之所大小天之所小是故天數右陽而不右陰務德而不務刑（陰卑陽尊）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畫者天地與人也而連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與人之中以爲貫而參通之非王者孰能當是故王者唯天之施施其時而成之法其命如循之諸人法其數而以起事治其道而以出法

治其志而歸之於仁　爲人臣者視地之事天也爲人子者視土之事火也雖居中央亦歲七十二日之王傳於火以調和養長然而弗名者皆并功於火火得以盛不敢與父分美孝之至也是故孝子之行忠臣之義皆法於地也　天以陰爲權以陽爲經陽出而南陰出而北經用於盛權用於末以此見天之顯經隱權前德而後刑也　陽氣煖而陰氣寒陽氣予而陰氣奪陽氣仁而陰氣戾陽氣寬而陰氣急陽氣愛而陰氣惡陽氣生而陰氣殺是故陽常居實位而行於盛陰常居空虛而行於末　人主之大守在於

謹藏而禁所使好惡喜怒必當義乃出若煖清寒暑
之必當其時乃發也人主掌此而亡失而使乃好惡
喜怒未嘗差也如春秋冬夏之未嘗過也可謂參天
矣深藏此四者而勿使妄發可謂天矣（王道通三）人以春
氣何以博愛而容衆人亡秋氣何以立嚴而成功人
亡夏氣何以盛養而樂生人亡冬氣何以哀死而恤
喪　天下之昆蟲隨陰而出入天下之艸木隨陽而
生落天下之三王隨陽而改正天下之尊卑而序位
幼者居陽之所少老者居陽之所老貴者居陽之所
盛賤者當陽之所衰　禮之尚右非尚陰也敬老陽

而尊成功也

天辨在人

夏出長於上冬入化於下者陽也夏入守虛地於下冬出守虛位於上者陰也陽出實入實陰出空入空天之任陽不任陰好德不好刑如是也故陰陽終歲各一出

陰陽位

天之道以三時成生以一時喪死天之行陰氣也少取以成秋其餘以歸之冬聖人之行陰氣也少取以立嚴其餘歸之喪喪亦人之冬氣故人之大陰不用於刑而用於喪天之大陰不用於物而用於空

陰陽義

天道大數相反之物也不得俱出陰陽是也

陰陽出入上下

天之常道相反之物也不得兩起故謂之一是以目不能二視耳不

[illegible]良策三[illegible]作六[illegible]之什九[illegible]之術者[illegible]紹其道功使並進益言一也

能二聽一手不能二事一手畫方一手畫員莫能成人為小易之物而終不能成反天之不可行如是是故古之人物而書文止於一者謂之忠持二忠者謂之患患人之忠不一者也不一者故患之所由生也

天道無二

天之道出陽為煖以生之出陰為清以成之是故非薰也不能有育其漂也不能有熟歲之精也知心而不省薰與漂熟好者用之必與天戾與天戾雖勞不成

出漂下霜而人降物固已皆成矣故九月者天之功大究於月月也十月而悉畢故案其迹數其實清漂之日少少耳明已畢成之後陰乃大出天

之成功也少陰與而大陰不與少陰在內而大陰在
外故霜加物而雪加空空者亶地而已不逮物也 煥湲
孰多 陰道亡所獨行其始也不得專起其終也不得分
功 仁義制度之數盡取之天天為君而覆露之地
為臣而持載之陽為夫而生之陰為婦而助之春為
父而生之夏為子而養之秋為死而棺之冬為痛而
喪之 基義 天以終歲之數成人之身故小節三百六十
六副日數也大節十二分副月數也內有五藏副五
行數也外有四肢副四時數也乍視乍瞑副晝夜也
乍剛乍柔副冬夏也乍哀乍樂副陰陽也心有計慮

副度數也行有倫理副天地也人副天數琴瑟報彈其宮

宅宮自鳴而應之此物之以類動者也其動以聲而

亡形人不見其動之形則謂之自鳴也又相動亡形

則謂之自然其實非自然也有使之然者矣物固

實使之其使之亡形尚書傳言周將興之時有大赤

烏銜穀之種而集王屋之上者武王喜諸大夫皆喜

周公曰茂哉茂哉天之見此以勸之也恐恃之同類相動

人之言醞去烟鵙羽去眛慈石去鍊頸一作眞金取火蠶珥

絲於室而絃絕於堂禾實於埜而粟缺於倉蕪夷生

於燕橘枳死於荊此十物者皆奇可而怪非人所意

於天非人所意而然既以有之矣或者吉凶禍福利不利之所從生亡有奇怪非人所意如是者乎此等可畏也

郊語

今羣臣學士不探察曰萬民多貧或頗饑寒足郊乎是何言之誤天子父母事上天子孫畜萬民民未偏飽亡用祭天者是猶子孫未得食亡用食父母也言莫逆於是是其去禮遠也先貴而後賤孰貴於天子天子號天之子也柰何受爲天子之號而亡天子之禮天子不可不祭天也亡異人之不可以不食父故古之聖王文章之最重者也前世王莫不從重栗精奉之以事上天至於秦而獨 然廢之一

何不率由舊章之大甚也天者百神之大君也事天不備雖百神猶亡益也孔子曰獲辠於天亡所禱也是其法也故未見秦國致大福如周國也詩曰唯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允懷多福多福者非謂人也事功也謂天之所福也傳曰周國子多賢蕃殖至于駢厚男者四四產而得八男皆君子俊雄也今此天之所以興周國也非周國之所能爲也郊祭上言奉璋下言伐崇以是見文王之先郊而後伐也文王受命則郊郊乃伐崇崇國之民方困於暴亂之君未得被聖人德澤而文王已郊矣安在德澤未洽者不

可以郊乎。四祭爲人子而不事父者天下莫能以爲可。今爲天之子而不事天何以異是是故天子每至歲首必先郊祭以享天乃敢爲地行子禮也每將興師必先郊祭以告天乃敢征伐行子道也

立爲天子者天予是家天予是家者天使是家天使是家者是天之所予天之所使也天已予之天已使之其間不可以接天何哉故春秋凡譏郊未嘗譏君德不成於郊也乃不郊而祭山川失祭之後逆於禮故必譏之以此觀之不祭天者乃不可祭小神也郊因先卜不吉不敢郊百神之祭不卜而郊獨卜郊祭最大也春

秋譏喪祭不譏喪郊郊不辟喪喪尚不辟況他物郊祝曰皇皇上帝照臨下土集地之靈降甘風雨庶物群生言而已矣夫不自爲言而爲庶物羣生言以人心庶天亡尤也天亡尤焉而辭恭順宜可喜也郊祀人於天也以道受命其於人以言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不若於言者人絕之　天子不能奉天之命則廢而稱公王者之後是也公侯不能奉天子之命則名絕而不得就位衛侯朔是也子不奉父命則有伯討之辠衛世子蒯聵是也臣不奉君命雖善以叛言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是也妾不奉君之命則媵女

先至者是也妻不奉夫之命則絕夫不言及是也（郊祀）
祭天不享其卜不從使其牛口傷鼷鼠食其角或言
食牛或言食而死或食而生或不食而自死或改卜
而牛死或卜而食其角過有深淺薄厚而災有簡甚
不可不察也可畏者其唯天命大人乎亾國五十
有餘皆不事天者也況不畏大人專誅之君之滅者
何日之有哉（順命）廷尉臣湯昧死言曰臣湯承制以郊
事問故膠西相仲舒臣仲舒對曰所聞古者天子之
禮莫重於郊郊常於正月上辛者所以先百神而最
居前禮三年喪不祭其先而不敢廢郊郊重於宗廟

比之玉玉潤而不汚是仁而至清潔也廉而不殺是義而不害也堅而不磬過而不濡視之如庯展之如石狀如石搔而不可從繞潔白如素而不受汚玉類備者故公侯以爲贄暘有似於聖人者純仁淳粹而有知之貴也擇於身者盡爲德音發於事者盡爲潤澤積美陽芬香以通之天暘亦取百香之心獨末之合之爲一而達其臭氣暘天子淇淳粹亡擇與聖人一也故天子以爲贄而各以事上也觀贄之意可以見其事執贄

山則巃嵸嵓崔嵬崔嶵巍久不崩弛似夫仁人志士孔子曰山川神祇立寶藏殖器用資曲豈

合大者可以爲宮室臺榭小者可以爲舟轝浮灄大
者亡不中小者亡不入持斧則斫折鐮則艾生人立
禽獸伏死人入多其功而不言是以君子取譬也且
積土成山亡損也成其功亡害也成其大亡虧也小
其上泰其下久長安後世亡有去就儼然獨處惟山
之意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此之謂也水則源泉混混泏泏晝夜不竭既似力者
盈科後行既似持平者循岳赴下不遺小澗既似察
者循溪谷不迷或奏萬里而必至既似知者鄣防山
而能清淨既似知命者不清而入潔清而出既似善

天尊於人也王制曰祭天地之牛繭栗宗廟之牛握賓客之牛尺此言德滋美而牲滋微也春秋曰魯祭周公用白牡色白貴純也帝牲在滌三月牲貴肥潔而不貪其大也凡養牲之道務在肥潔而已駒犢未能勝芻豢之食莫如令食其母便　臣湯問仲舒祠宗廟或以鶩當鳧鶩非鳧可用否仲舒對曰鶩非鳧鳧非鶩也臣聞孔子入太廟每事問慎之至也陛下祭躬親齋戒沐浴以承宗廟甚敬謹奈何以鳧當鶩鶩當鳧名實不相應以承太廟不亦不稱乎郊事凡執贄天子用暢公侯用玉卿用羔大夫用鴈鴈乃有類

于長者長者在民上必施然有先後之隨必俶然有行列之治故大夫以贄羔乃有其類天者天之道任陽不任陰王者之道任德不任刑順天也羔有角而不任設備而不用類好仁者執之不鳴殺之不諦類死義者羔食於其母必跪而受之類知禮者故羊之為言猶祥與故卿以為贄玉有似君子子曰人而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矣故匿病者不得良醫羞問者聖人去之以為遠功而近有災是則不有玉至親而不蔽其惡內有瑕穢必見之於外故君子不隱其短不知則問不能則學取之玉也君子

化者赴千仞之壑石而不疑既似勇者物皆困於火
而水獨勝之既似武者感德之生失之而死既似有
德者孔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之謂
也山川頌不多而欲潔清不貪數而欲恭敬君子之祭
也恭親之致其中心之誠盡敬潔之道以接至尊故
鬼享之享之如此乃可謂之能祭祭者察也以善逮
鬼神之謂也善乃逮不可聞見者故謂之察吾以名
之所享故祭之不虛安所可察哉祭之爲言際也與
察也祭然後能見不見之見者見不見然後知天命
鬼神知天命鬼神然後明祭之意明祭之意乃知重

祭祀　聖人於鬼神也畏之而不敢欺也信之而不獨任事之而不專恃恃其公報有德也幸其不私與人福也祭義

和者天之正也陰陽之平也其氣於最良物之所生也誠擇其和者以爲大得天地之奉也舉天地之道而美於和是故物生皆貴氣而迎養之

君子甚愛氣而游於房以體天也氣不傷於以盛通而傷於不時天并不與陰陽俱往來謂之不時恣其欲而不顧天數謂之天并　民皆知愛其衣食而不愛其天氣天氣之於人重於衣食　意勞者神擾神擾者氣少氣少者難久矣故君子閒欲止惡以平

意平意以淨神淨神以養氣氣多而治則養人之大者得矣 壽之爲言猶讐也天下之人雖衆不得不各讐其所生而壽夭與其所以日自行可久之道者其壽讐於久自行不可久之道者其壽亦讐於不久久之情各讐其平生之所行如今後至不可得勝故曰壽者讐也 天長之而人傷之者其長損夭短之而人養之者其短益失損失者皆人人其天之繼歟出其質而人弗繼豈獨哀哉

循天之道 天地之行美也是故春襲葛夏居密陰秋避殺冬風避重漯就其和也衣欲常漂食欲常飢體欲常勞而亡長佚居多也凡

天地之物乘以其泰而生厭於其勝而死　天無所言而意以物物不與羣物同時而生死者必深察之是天所告人也故薺成告之甘芬成告之苦也　地明其理爲萬物母臣明其職爲一國宰母不可以不信宰不可以不忠母不信則草木傷其根宰不忠則姦臣危其君根傷則亡枝葉君危則亡其國故爲地者務暴其形爲臣者務著其情一國之君其猶一體之心也隱居深宮若心之藏於胸至貴無與敵若心之神無與雙也其官人上士高清明而下重濁若身之貴目而賤足也任羣臣無所親若四肢之各有職

也內有四輔若心之有府肺脾腎也外有百官若心之有形體孔竅也親聖近賢若神明皆聚於心也天高其位而下其施藏其形而見其光序列星而近至精考陰陽而降霜露　主不可以不剛王不可以不堅王不剛則列星亂其行王不堅則邪臣亂其官星亂則亡其天臣亂則亡其君故爲天者務剛其氣爲君者務堅其政剛堅然後陽道制命地卑其位而上其氣暴其形而著其情受其死而獻其生成其事而歸其功卑其位所以事天也上其氣所以養陽也暴其形所以爲忠也著其情所以爲信也受其死所

以藏終也獻其生所以助明也成其事所以助位也歸其功所以致義也為人臣者其法取象於地喜怒哀樂之至其時而欲發也若春秋冬夏之至其時而欲忠也皆天氣之然也其宜直行而亡鬱滯一也天終歲乃一徧此四者而人主終日不知過此四之數其理故不可以相待且天之欲利人非直其欲利穀也除歲不待旹況穢人乎天地之行陰陽之氣在上天亦在人在人者為好惡喜怒在天者為煖清寒暑出入上下左右前後平行而不止未嘗有所稽留滯鬱也其在人者亦宜行而亡留若四旹之條條然也

因天地之化以成敗物乘陰陽之資以任其所爲故爲惡愆人力而功傷名自過也天地之間有陰陽之氣常漸人者若水常漸魚也所以異於水者可見與不可見耳其澹澹也然則人之居天地之間其猶魚之離水一也其亡間若氣而淖於水水之比於氣也若泥之比於水也是天地之間若虛而實人常漸是澹澹之中而以治亂之氣與之流通相殽也如天之爲夫物愈淖而愈易變動搖蕩也今氣化之淖非直水也而人主以衆動之亡已時是故常以治亂之氣與天地之化相殽而不治也世治而民和志平而氣正

則天地之化精而萬物之美起（天地陰陽）動其本者不知靜其末受其始者不能辭其終利者道之本也妄者亂之始也夫受亂之始動道之本而欲民之靜不可得也故君子非禮而不言非禮而不動好色而亡禮則流飲食而亡禮則爭流爭則亂亡禮體情而防亂者也純知輕思則慮達節欲順行則倫得以諫爭僩靜爲宅以禮義爭道則文德是故至誠遺物而不與變躬寬亡爭而不以與俗推衆强弗能人蜩蜕濁穢之中含得命施之理與萬物遷徙而不自失者聖人之心也（天道施）

災異對

春秋之道舉往以明來是故天下有物視春秋所舉與同比者精微眇以存其意通倫類以貫其理天地之變國家之事粲然皆見亡所疑矣按春秋魯定公哀公時季氏之惡已孰而孔子之聖方盛天以盛聖而易孰惡季孫雖重魯君雖輕其埶可成也故定公二年五月兩觀災兩觀僭禮之物天災之者若曰僭禮之臣可以去已見辠徵而後告可去此天意也定公不知省至哀公三年五月桓宮釐宮災二者同事所爲一也若曰燔貴而去不義云爾哀公未能見故

四年六月亳社災兩觀桓釐廟亳社四者皆不當立
天皆燔其不當立者以示魯欲其去亂臣而用聖人
也季氏亡道久矣前是天不見災者魯未有賢聖臣
雖欲去季孫其力不能昭公是也至定哀乃見之其
時可也不時不見天之道也今高廟不當居遼東高
園殿不當居陵旁於禮亦不當立與魯所災同其不
當立久矣至於陛下時天乃災之者殆亦其時可也
昔秦受亡周之弊而無以化之漢受亡秦之弊又亡
以化之夫繼二弊之後承其下流兼受其猥難治甚
矣又多兄弟親戚骨肉之連驕揚奢侈恣睢者衆所

謂重難之時者也陛下正當大弊之後又遭重難之
時甚可憂也故天災若語陛下當今之世雖敝而重
難非以太平至公不能治也視親戚貴屬在諸侯遠
正最甚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遼東高廟乃可視近臣
在國中處旁人及貴而不正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高
園殿乃可云耳在外而不正者雖貴如高廟猶災燔
之況諸侯乎在内不正者雖貴如高園殿猶燔災之
況大臣乎此天意也辠在外者天災外辠在内者天
災内燔甚辠當重燔簡辠當輕承天意之道也

論種麥奏

天子亦有限也東方朔疏如天不爲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爲死非是

春秋它穀不書至於禾麥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於五穀最重麥與禾也今關中俗不好種麥是歲失春秋之所重而損生民之具也願陛下幸詔大司農使關中民益種宿麥令毋後時

論限民田

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民財內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事上共稅下足以畜妻子極愛故民說從上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又顓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

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轉為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幷兼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斂省繇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

楊雄太玄經

王充曰揚子作太玄張伯松不肯觀與之俳倡故也

以玄準易非也莽其一字落來千鎚萬鍊文至此方是語不驚人死不休耳班固傳曰自雄之後至今四十餘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終不顯予特顯之

中

陽氣潛萌於黃宮信亡不在乎中

神戰於玄其陳陰陽 戰勝者大賢

龍出於中首尾信可以爲庸 終始可法

痺虛亾因大受性命否 難乎有恒

日正於天利用其辰作主 貴時

月闕其摶不如開明于西 玄之道貴將進賤始退

黃不黃覆秋常 覆敗秋之常道喪其成功

周

陽氣周神而反乎始物繼其彙類出我入我思吉凶之魁　帶其鉤鞶垂以玉環自約束也　盧美居金輿堅戎渝小人不克也　信周其誠上享天

礥

陽氣微動動而礥礥物生之難　黃純于潛不見其畛藏鬱于泉　黃不純屈于根　赤子扶扶元貞有終　拔車山淵宜于大人　崇崇高山下有川波其人有輯航可與過　高山大川不輯航不克也

閑

陽氣閑于陰礥然陽欲出物不能物咸見閑　蚔伏于泥土

雄有雌。終莫受施。閑其藏。固珍瑳。賁而閑而拔

我奸而非石如石厲。赤臭（殺傷之氣）播闊。恐入室也。

閑門以終虛。（閑門以交終以亦得）

少

陽氣澹然施于淵物。謙然能自韱。（物見陽氣不動亦謙然自約）

地、貧貧（自雇其貧）妄振不能守正也。地自冲下于川

自冲人之所聖也。貧自究。（求巳）富之聘也。（富者將問而與之）

貧不貧人莫之振（當少不少）窬雨射谷謙之靜也。

戾

戾腹正背中外爭也　東南射兕西北其矢（失其所向）

斧奇

干言奇

殺生相午中和其道倉靈之雌不同宿而離失則歲之功莊倉靈木之精歲星也雌金之精謂太白也歲與太白合則爲白衣之會爲水太白在南歲在北名曰牝牡年穀太熟太白在北歲在南年或有或亡此言金木性殊同離一宿則有變邪正道久同處一朝則有亂

上

陽氣育物于下咸射地而登乎上上其純心挫厥鏩鏩銳進鳴隺升自深澤階天不憊作升于堂顛衣側裳廷人不慶升危斧梯失士民也斧去其梯

干

陽扶物如鑽乎堅鈴然陷聲有穿干言入骨也干直

狩

自我匍匐。好是冥德。 匍匐冥惪。若亡行也。汲汲自修

狩于酒食。肥亡譽。

羨

陽氣贇幽。推包羨爽。未得正行。萬物在幽陽氣贇之為陰所包陽氣推之

邪曲差爽未得挺然正行而出 羨權正。吉人不幸。权。非。得。已。傍行不流也 大虛。

既。邪。大虛神所宅也 或直之。或翼之。得大夫。賢臣 車軸折。其

衡抈。四馬就括。高人在位吐血。行邪不已至于禍極

差

陽氣蠢闢于東。帝由羣雍。物差其容。 寖其所好。刊欲

將以致其所惡（禍殃）　其亡其亡將至于輝光　過門
折入得彼中行。（如行已過門而能折入不失其中行）　大跌過其門不
入其室。（失所）　是以蹇蹇其步躟躍。（急行）　輔銘（日上為名）　滅麋（眉目）
適其、枯城。或蘖青青。

童

陽氣始窺物僮、然、咸、未、有、知、　錯于霧旹焯于龜資
出。泥。（渉）入。脂。（明）　東辰以明。不能以行。（失時不學）　大開
帷幕。以引方客。　修侏侏。如朱儒。（無可為也）　童麋觸民
灰其首。

增

聾貞增默。外人不得。聾貞增默。識內也。不增其方道而增其光。寘自誇 澤庳其容。衆潤攸同。增其高刃其峭。增高刃峭。與損偕行也。

銳

陽氣岑以銳。物之生也。咸專一而不二。銳其東。亡其西。貪其見其背。不見其心。銳于醜。合衆心貪于五軌。廣萬鍾。多貞。銳于醜。禍祿不量也。

達

陽氣枝枝條出。莫物不達。中寘獨達。內曉亡方也。迷腹達目。外察 蒼木維流。木垂其枝以達本 厥美可以達

瓜苞。蒼木維流內恕以量也。小利小達大迷扁

扁不救。達于砭割前亾後頽。

交

陽交于陰陰交于陽物登明堂矞矞皇皇。交于木

石不能嚮人也。遻來熏熏與神交行也。交于鷽

猩不獲其榮。大圈閎閎小圈交之我有靈肴與爾

殽之。君子有福樂與賢者共之 交于鳥鼠費其資黍。

耎

赤卉方鋭。萌芽 利進以退。勾屈 耎其心作疾。黃菌不

誕俟于慶雲 黃菌不誕俟逑耦也 芝不生者俟慶雲士不進者俟

君子縮失時或承之菑

　　徯

大爵集于宮庸小人庳徯空不可空得　徯福貞貞食予金正以待福維金可食況其餘乎　不禍禍不以禍爲禍　徯天活我

　　從

陽躍于淵于澤于田于岳物企其足人不攻之自牽從之人不攻之自然證也從水之科滿從水科滿不自越也從其日失其腹拂其惡從其淑雄黃食肉能去惡肉生善肉

　　進

迓海奇

來奕奇

引陽而進物出溱溱開明而前冥進否則退昧

狂章章不得中　日飛縣陰萬物融融　進于淵君

子用船

釋

陽氣和震圜煦釋物咸稅其枯而解其甲　風動雷

與從其高崇　震震不侮濯漱其詢（滌濯其恥）　震震不

儺解恥匹方也　今獄後穀終說桎梏

格

陽氣內壯能格乎羣陰攘而卻之　息金消石往小

來奕　息金消石美日大也　郭其目觾其角不庳

猗户奇

其體撲　夷

陽氣傷剔。陰亾救。痝。病物則平易。亾陰害　柔嬰兒于。

號三日不嗄。赤子終日號而不嗄和之至也　、夷于耇利。敬病年。敬其衰病與高年也

樂

獨、樂、歀、歀、及、不、逺、樂不可知。辰于天。若天時然　不宴。

不雅嗔呱啞號咷倚戶。不宴不雅禮、樂、廢、也、苟窮日前

之樂其憂患何逺哉近倚户外而已　大、樂、亾、閭、民、神、禽、鳥、之、船、游

人、嘻、鬼、嘻、人鬼其笑　天、要、之、期、　極樂之羌不移日而悲。

則哭泣之嗟資 咨嗟

爭

陽氣氾施不偏不頗物與爭訟各遵其儀 詩由儀美萬物之生各得其宜 爭不爭道之素也 赫河臞 以日拒人如拒潰河 爭射齦齦君子讓鄰也 小利不絕正道乃昏也 狼盈口貪矢在其後 兩虎相牙知掣退者全

務

陽氣勉務物咸若其心而總其事 新鮮自求光于已也 不拘不掣其心腐且敗 見矢自升利羽之朋蓋載車載 羽蓋朋合而後乃飛 如蛛之務不如蠶之絲 勞而

矢自升奇

羽朋奇

不代之字奇絕

無功 喪其芳匹攸遑 務成自敗 雨成陰成自隊

事

陽氣大昜昭職物則信信伸各致其力 事匹事至

匹不事 事在樞不咎不誄訓 喪其哲符 男女事

不代之字男而女事何不代之字育 丈人扶孤小子知方也丈人

有扶持孤弱之事小子亦知提壺以致養 女男事十年不誨 到耳順止

逆耆順行也

更

陽氣既飛變勢易形物改其靈 時七陽盛 時九軫轉

其道化白于泥涵與不善人皆 童牛角馬不今不古生反

沕奇　庚甲奇　滿虛奇　戴威奇

董之馬反角之入水載車出水載杭同航宜於王之

今古以其事也

更

駟馬跙跙不調更御乃良也

斷

斷心滅斧冥其繩矩內自治也決其聾鮮鼻疾利以治穢

所存者大大腹決其股脫君子以斷斷小人以活決不決爾

侁不潤遠乃後有鉞庚義斷甲作我心孔碩乃後

有鑠美

毅

陽氣方良毅然改行物信其志懷威滿虛恃力威義道

德以也毅于心腹貞內堅剛也戴威滿頭外露剛毅君子

裝奇

不足小人有餘常處不足君子詭器皆有法度其言柔且毅毅于棟柱利安大主觥大羊之毅狠鳴不類言不法也豨毅其牙吏所獵也自招射獵

裝

陽氣雖大用事微陰據下裝而欲去陰治裝束幽裝莫見之行幽裝莫見心巳外也君子見微潜有去志鶡鵝雁慘于冰失侶後時翼彼南風內懷其乘四雁往其志行得其志或乘之喜鶴鷄朝飛躋萃于北嚶嚶相和不輟食求飽而已鴻裝于淄飲食頋頋經六衢周九路不限其行賈小人之事裝于昏尚可避也愈于晏安

火奇　馬穀奇　絀腹奇　孕唁奇　哭䝴奇

衆

陽氣信伸高懷齊萬物宣明嫭。護大。衆。多。冥。兵。始。兵端已萌火。驚遽入耳農輟。給餉饋馬穀。以食馬穀尸將班于田。死者多兵以刃師以乘。修德于心麾或賓之。有武不用軍或纍。車。丈人摧拏內蹈之瑕。虎旄振麾如鷹之揚也。太兵雷霆。震其耳。維用絀腹。服兵心旌旗絓羅。千鉞蛾蛾。敗亂師孕。夫死婦孕唁。弔生之。哭。且。䝴。疾視其上兵。衰。衰。罷散敵國見其病。不見輿尸。能不戰屈人之兵

密

陽氣親天地萬物丸蘭。盛大咸密亡間、、、、窺之亡間矣。

幽之門（寄區方也）不寄不比我心卽次○（次于虛舍捨近圖遠）害

于親○利以作人○（愛人之親）寄于腥臊○三日不覺殺○（如入鮑肆）

寄寄不鋅嬪○于天○（並天功也）琢、齒、依、齦（失其所親三歲亾）

君（君自按也）

親

親非其膚○（肌膚）其志齟齬○

親非其膚○中○心閒也、（心相防閑）

孚其內○其志資戚○（親）螟蛉不屬○（不肖其子）蜾蠃取之、

不遝（御）侮○賓親于禮○飲食几几○厚、不、厚、比、人、（比附）

之人○將○老、厚○厚○君○子○秉○斗○（斗居中央）高亢其位○庳○于○從○

事○（位高事禰）勝腑（族附宗）乾餱○（以收血之）甚乾已良○君子攸行

沉郎箱而棄之乎
微子所以歸周也　勝附之行不我茹也

斂

陽氣大滿于外、微陰小斂于內　小斂薄斂不貸利用。安人正國。　畧斂、貪截截非所以光也　見小勿用。滋息以我扶疏人樓　見小勿用俟我大也。　畜槃而衍。藺純于田。畜槃大畜蕃衍藺純吞桑饒美不奪時也。　閔而緜。而小貌作。大。元。如而小人不戒不識微也　夫牽于車妻為剝荼利于王姑。不利公家。　斂于昔利圍禦極菑。

疆

陽氣純剛乾乾萬物莫不疆梁　爰聰爰明左右擅

揎盛也庶士方來克我強梁自勝其強于天以強金剛肉柔
血流于田以剛金斷柔肉以有不勝流血于田不仁之甚也強其衰勉其弱

睟

陽氣袀均同睟清明物咸重光保厥昭陽睟于內清
以纖冥䮧睊睟䚒于中于冥昧之中以䮧㯹之目心目沒純粹心不免懸月
上于天耳下于淵聽察之極大睟承慈易自玉易最清水易汙故大
睟者非小人所能仝以將承以過差

盛

陽氣隆盛充塞物寘然滿盡滿厥意盛不墨法失
作玄之指
冥德作不恃克大有言作不恃稱玄德也懷利

滿胸不利于公。小盛臣臣（自卑）大人之門。何福滿

肩。（福過盛）提禍撣撣。乘火寒泉至。（二火之盛炎炎上于為六所忌故寒泉將至而有撲滅之意也）扼于滿熒。幾後之傾。

居

陽方躁（動作強梁貌）。膚赫赫爲物城郭。（養衛）萬物咸度。家

無壺婦承之姑。或洗之塗。（婦以承姑反使姑承之為之洗塗服勞辱之事）

老父擐車。少女提壺。利考家。（尊能載衆卑能承上）反其几。雙

其北。其家不旨。（反其几者幼不承長而上不獲安也雙其七者家不統于尊而用事者衆也旨美也）

法

旨奇

陽氣高縣厥法物仰其墨法之繩墨莫不被則蒙被其法繑陸索下貌

陸先實水不得入井潢洋終不得食餅寘瀀非學方適也

非學方寀罔離于淵不利于鱗寀罔離淵苛法張也

苛法張也井以幹水直衍匪溪匪谷終于窓

應

上歷施之下律和之一縱一横天網罝罿廣大龍翰于天貞栗其鱗貴

于天貞栗其鱗熾承于天氷萌于地元離大明之極君子應以大稷是也與時俱消

迎

陰氣成形乎下物咸遡而迎之蛟潛于淵陵卵化

之人或陰言百姓和之蛟潛之化中精誠也

微往來妖先靈覺人失其道妖靈先覺玄黃相迎泰交其意感

感見血入門拊迎中庭以賢自衛迎之不傷

拊迎奇

遇

幽遇神冥交神會思得理也衝衝兒遇憧憧往來不肖子也

不往不來得士女之貞兩兒鬬一角亡不勝喪

竈

陰雖沃而灑之陽猶執而和之陰酒陽和炊爨之象竈亡實

乞于鄰黃鼎介特立其中齋虛受不飲不食乎亾害

介齋清

竈亡薪黃金瀕鬲實之食得其勞力鼎款足者謂之鬲君子

以祿養賢維少亦得其勞力也鬲實之食時。我奉也。得時則仕鼎大

可觴。不齊不莊。劉無其意脂牛肥牛之脂以諭重祿正肪。不濯釜

而烹。不潔則歐歍吐逆之聲也之疾至。

大

陰虛在內。陽蓬盛其外。物與盤蓋。隆大內虛淵潢洋包。

亡方寘。大其慮。躬自鑢。鑢者錯磨之具錯磨太過必有所傷大不

大利以成大。謙大其門郊。不得其刃。無斷鳴虛。有聲亾實故曰

鳴虛大其門郊。實去名來也。大失少。多失少。始禍

大奢迂自削以觚。以法裁制或益之餔。受福奢迂自削能。

自井也。豐墻峭阯三歲不築。崩。

廓

金榦玉楨廓于城。廓無子室不婦。六字奇絕 思慮恢廓而後不能繼故曰廓無子也室不婦謂求室而得不婦也

天門大開。恢堂之階。或生之差。

天門大開。德不能滿堂也。外大杌。外廓 其中失君子至埜小人入室。廓其外虛其內利鼓鉦。廓外。

虛內乃能有聋也 極廓於高庸同墉 三歲無童。

文

陰斂其質陽散其文文質班班萬物粲然 袷襩何縵玉貞 內文外質如施畫于衿而被以縵服純素含章如玉之正 大文彌樸孚似不足 大文似樸信似不足 大鴻文以範恣于川。鴻雁之飛偶有文字之象

幽淤音

退其親音

而以法也遇川則自恣而已

鴻文亡範恣意往也、

雉之不祿。取介而雞藎穀。盡進也

雉之不祿難幽養也。不愛人之馴養

彫韍穀布亾于旹文則亂。苦務其彫韍之文以事貫日御穀之與布俱以于時

貴文之弊乃爲亂也

極文密密易以黼黻。

禮

履于跂後其祖禰。退其祖父使居已後也

目穆穆。足肅肅。乃貫以棘。

履于跂。退其親也。在下位而禮僭于上是猶

晝象成形。孚亾成。習儀以亟

魚鱗差之。乃大施之。帝用登于天。

戴亡首焉用九。高而必危譬如戴冠而亡首焉用此盛極之位哉

逃

肉奇

逃水之夷滅其創迹 逃水之夷迹不創也 逃于水中從水而平夷其創迹皆合人不能見其際也 心惕惕足金烏不志潚鏧 貪戀 競其毆 懼 鞭其馬 速去 寇望其戶逃利 見鷺啐於林 獺入于淵征 多田不婁 修治 費我膎 就食 功 見于纍 後乃克飛 見于纍幾不足高也 頸加于矰維繳 其繩 雖鼓翼于繩罔之中終不克飛

唐

唐 蕩 素不貞士彼瓏玲 玉聲 奔鹿懷驪得不訾 蕩然無守迷于利害逐鹿而奔又驪鼠是顧其所得不足為資 明珠彈于飛肉 鳥 其得不復

常

戴神墨履靈式墨式皆法以一耦萬終不稷虧曰常其德三歲不食不薄食得士而九陽衰懦撓其剛不克常

常疾不疾咎成不詰疾其疾巫醫不失

度

陰氣日躁陽氣日舍躁躁舍舍各得其度榦不榦擷領也于營大度檢以度檢物于天示象垂其范不度規之鬼卽營之不度規之明察笑也贊云鬼營測云明察笑幽明同笑故互文見義石赤不奪石不可奪堅丹不可奪赤節士之必

積差之貸十年不復積其差失浸以乖違貸者寬緩後于時也

永

陰以武。取陽以文。與道可長久。不替不爽。長子之常。立嫡以長不替不爽永宗道也。內懷替爽。違禮立愛永失貞祥。子序不序。先賓永失主。先祭祀紛續客大永于福。反虛庭。獲亾所入于酉冥。禍至矣老木生蒔。永以纏其所無。蒔者旁生之栽也既有蒔蘖復得長久始無今有故云纏其所無

昆

陰將離之。陽尚昆之。昆道尚同。昆于黑。濁垢不知白。昆于黑不可謂人也。白黑菲菲。三禽一角同尾。菲菲分別明白之義三禽喻三人一角同尾終始皆同亾乖異鳥託巢于菆人寄

右奇

俯于公。鳥託巢公亡貪也 穀轂 失疏數衆毳積輕

毀玉。轂之受輻疏數必均乃能運行 盐偏不覆晏晚雨不救。

減

心減自中。以形于身。減其儀。自貶損禁約 利用光于階。

減于艾。治貶其位。上以溢衆 幽闇積不減。不施石。裒多益寡

稱物平施今乃不減不施其頑如石 劉漣漣。減其滋益 減于生根。

唫

陰不之化陽不之施萬物各唫 唫不予丈夫婦處。

唫于血脊乾骨。唫于血臞自肥也 貌不交口

嗔嶷。唫亡辭。不爲門庭 貌不交人道微也 不中不督。

廥蝕之嗇　嗌于軆黄肉毀（氣血所以軆養嗌而不　及于四軆骨肉毀傷矣）

（恩不及于九族也）嗌遇禍禱以牛解（以不愛費以解禍）嗌不雨乎乾

脯（王澤竭而民物瘁）

守

陰守戶。陽守門。物莫相干　閉朋牖。（閉其外）其守元有。（守其內）

迷自守。不如一之有（二守其迷　一守其道）車案軔。圭璧塵。（執守失貞不接鄰國車輪接衈以靡行圭璧生塵而不用）臼亡杵。其白舉米卜（可春）

天陰不雨。白日毀暑（卜澤可冀）與茶有守。辭于盧首（不殆思老成自首之人與守其故　道而辭去黑首論言之士）與茶有守。故愈新。也。

文有奇　意有奇

翕

狂衝于冥。翕于志。惡未形外雖欲稍搖天不之茲。不得滋長

翕冥中射貞。君子有善心亦翕歛于志冥昧之中如射之有志翕食嘬嘬利。

如舞也。翕其羽。利用舉。朋友助也翕其腹。自與者人必奪之

辟穀。辟去福祿黄心鴻翼。翕于天。

聚

鬼神以亡靈宗其高年。群鬼之門。鬼待敬也牽羊中壯新

示于蕞社。微鬼執圭信其左股。鄙埜鼎血之蕕。燔同燎也

九宗之好。乃後有孚。鳲鳩在林。啄彼眾禽。聚噪也

積

黃聿奇

下言奇

陰將大閉陽尚小開陽未盡山川藪澤皆歸藏萬物攸歸

冥積否陰惡也作明基取禍于明積不用而至于大用

君子介心　積石不食貴其勞力　君子積善至于

車耳　藏不滿盜不羸　大滿碩施人所來也　魁

而首出顏而顯著　玉帛班而決欲招寇　小人積非至于

苗裔

飾

言不言不以言　吐黃舌拑黃聿筆　利見哲人發言著書

不失中道惟智者能知之　利舌哇哇商人之貞　下言如水實

以天牝海也從諫如流　言亡追如抑亦飛如大人之震風

雖欲抑之　□飛揚矣　之□疑

不可言言皆微于辭。微詞諷刃見上疑。苟爲章見則上

蝎鳴喁喁。血出其口。

疑

陰陽相礙。物咸彫離。若是若非。疑疑。強昭。飾　受茲閔閔。憂　于其心。祖。本　疑。考。舊。遇貞孚。疑考舊先問、也、

𧱓黃疑金中　邪奪正也　鬼魂疑　咸者衆。嚶鳴弋木之鳥。射

穴之狐反目耳厲

覗

陰成鬼。陽成妣。物。之。形。貌。咸。可。覗。內其明。不用其光。內其明自深窺也、小人覗外。不。能。見。心。也。

粉其題頯。雨其渥須。視以姝。偽久必賊如粉其題……而遇一雨沾渥其須它人視之安有好也鸞鳳紛如。厥惪暉如。素車翠蓋。徒好外也。翡翠于飛。離其翼。狐貔之毛。躬之賊。

沈

陰懷于陽。陽懷于陰。志在玄宮。一畢一玄○反○此沈耳于闓。聽側不聾。

貞。沈視自見。賢于眇之眄。沈于美。失其正性作聾盲也。宛雛鳳屬沈視。不苟食食苦。節貞。一鵰鷹高翔。沈其腹。好媚。孚惡粥。育也飛翔非不高而視腐鼠志在攫之以實其腹始若善而終于惡故曰好孚惡育離如婁。如赤肉鴟梟厲。雖明明視如離婁見赤肉取之乃得惡鳥不擇祿而食

內

龍下于泥。君子利用。取娶。遇庸夷。親迎之禮壻御輪三周陽下陰也庸得其常也夷等夷也黃昏于飛。內其羽。雖欲滿宮。多欲不見其女。非偶枯垣生莠。物慶類也。雨降于地。不得止。不得過。澤有節也

去

陽去其陰。陰去其陽。物咸倜倡。猖狂離散去于子而之父。去于臣。而之主。躬去于成。功成身退天遺厥名。

晦

晦其類。卞所不晦失金匱。糜法廢也日正中。月正隆。君子自

狀天奇

晦不入窮。日中月隆、明恐挫也。晦提明或遵之行。于宵夜之中提明自照斯不失其道提明謂燭之類

瞢

瞢腹睒天不覩其畛。心腹昏瞢暫視于天豈能知其疆畛哉鑒貞不迷。于人攸資。

窮

窮思達、師在心也。困而學之土不和。木科橤。土瘠則蓁亡木病。穇其腹坎坎不失其範。涉于霜雪纍項于鄰。因繫之重破璧毀圭。舊竈生鼃天禍以宅。咎非宅作

割

割其耳目。及其心腹。割。其肬贅利以亡癥。肬贅蠱也不可不割也耳目股肱何可割也 割鼻食。門。喪其息主。割其股肱。

喪其服馬。近取諸身割其股肱遠取諸物割其服馬 割之亡創。惠飽于下

四方。割之亡創道可分也。 紫蜺妖烝翕雲。日旁刺日之氣

明圍日其疾不割。

止

止于童木。求其疏轂。其求窮也 桂蒖盧。蓋。蓋車轂均疏。桂之定于盧舍之中得其所止蓋之蓋覆於車車運而蓋不運轂之均其疏數以奏群輻輻雖運而已常處中 方輪廉軸。坎坷其蹙。車纍其僬。輪馬攖其蹄。車纍馬禠宜乎止以求正 芳善反弓惡反。射不可 善馬很。惡馬很。

不可御
絕弸破車終不偃。不可偃息

堅

陰、形胼冐、、容盛。陽喪其緒物競堅彊。。。堅、白、玉、形、變、可、爲也內化日新

堅不凌。。。二三其德或泄其中。。。。如冰欲堅于外而陽氣泄其中

堅不凌不能持齊也。。小蠭營營。蠮蜂房于其蠮蠮。也

牏國不介大在堅蠮。房不在大但帶堅則不墜矣牏宜樹德蠮。國大蠮。

德小虛。。

成

。。。成躍以縮成飛不逐。知自戒慎

中成獨督。大。王者功成獨運皇極以督四方慮業光大

刺虛奇

改于尸奇
絕

闕

陰陽交跌相闔成一其禍泣萬物。無間之闕一其一也其合無間二如一也

失

陰大作賊陽不能得物陷不測。刺虛滅刃自其幾微而正

之黃兒老以中薺以中正君子以之洗于愆。滿其倉

蕪其田食其實不養其根欲滿其倉顧蕪其田欲食其實傾不養其根

疾則藥巫則酌雖鳴于辰牝角魚木雖鳴于辰猶牝角而魚木

也日月之逝改于尸改于尸尚不違也尸可以諫則可

以改

矣

劇

出埜見虛有虎收豬攙絝與襦　海水群飛終不可語也

䮒

婳其膏女子之勞不靜亡命　古有所養不静之所以亡命也女子之勞者詩曰蓼蓼父母生我劬勞婳其膏謂有子孫所謂在母未生也

將

將飛將羽利以登于天　大爵將飛拔其翮毛羽雖衆不得適　䟦船跋車其害不遐　小子雖百在淵夾人播船　紅蠶緣于枯桑其繭不黄

播船奇

難

卵破石瑕。以卵破石則其瑕易壞而不生也必矣 大車川川。重遲貌 上輆于山。下觸于川。拔石碋碋。力沒盡力以引。將出于難 觸石決木。維新折角。遇難當循理以免乃與木石為敵非所以治難

勤

大陰凍沍。戁刱于外、微陽邸、抵冥。抵觸冥昧之中 膂力于內。勤勞也 勞、有、恩、勤、悾、悾、欸欸 君子有中。觭孩飾角之吾。亾所歸 其泣呱呱。未得繈扶。勤有成功。幾于天。天所來輔 勞牽不得其鼻于尾弊。知牽羊悔亡可無尾弊矣 其勤其勤。抱車入淵。負舟上山。勞如此豈可

肥無身奇

養

陰弸于埜。陽蓲（隱）萬物。赤之于下。藏心于淵。美厥靈根。藏心于淵。神不外也。燕食扁扁。其志𢥞𢥞。利用征賈。黃心在腹。以中養天下白骨生肉。孚德不復。大德不德。黃心在腹、上德天也。次次一日三餼。祗牛。之兆。肥不利。次次之餼。肥無身也。次次不安之貌已上之牛待肥則用故無身也小子牽象。力不服制婦人徽猛。君子養病。鯁不脫毒疾。發鬼上壟。小人固養不已如骨鯁其咽星如歲如復繼之初。星如歲如終、歲、始、也、月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歲時更始以終養始以初繼末循環無端此天道之所以無窮也凍登赤天。晏入玄泉。

玄攡曰人之所好而不足者善也人之所醜而有餘者惡也君子日彊其所不足而拂其所有餘則玄之道幾矣存存而亡亡微微而章章始始而終終近玄者玄亦近之遠玄者玄亦遠之譬若天蒼蒼然在于東面南面西面北面仰而亡不在焉及其俛則不見也天豈去人哉人自去也冬至及夜半以後者近玄之象也進而未及遂而未至虛而未滿故謂之近玄夏至及日中以後者遠玄之象也進極而退遂窮而還已滿而損故謂之遠玄

玄瑩曰君子内正而外馴每以下人是以動得福
而亾禍也福不醜不能生禍禍不好不能成福醜
好乎醜好乎醜好君子所以亶表也夫福樂終而
禍憂始天地所貴曰福鬼神所祐曰福人道所喜
曰福其所賤在惡皆曰禍故惡福甚者其禍亢晝
人之禍少夜人之禍多晝夜散者其禍福雜

解難

客難楊子曰凡著書者爲衆人之所好也美味期乎
合口工聲調於比耳今吾子乃抗辭幽說閎意眇指
獨馳騁於有亡之際而陶冶大鑪旁薄群生歷覽者

王[illegible]曰[illegible]
[illegible]
不[illegible]門實
[illegible]仲舒無
兩中之造
也陸董由
意而出讀
者猶曰傳
也陽成子
良作樂經
楊子雲作
太玄經極
幽冥之深
桓君山所
謂漢興以
來未有此
人者也

兹年矣而殊不寤亶費精神於此而煩學者於彼譬畫者畫於亡形弦者放於亡聲殆不可乎楊子曰俞若夫閎言崇議幽微之塗蓋難與覽者同也昔人有觀象於天視度於地察法於人者天麗且彌地普而深昔人之辭乃玉乃金彼豈好爲艱難哉埶不得已也獨不見夫翠虬絳螭之將登乎天必聳身於蒼梧之淵不階浮雲翼疾風虛舉而上升則不能撒膠葛騰九閎日月之經不千里則不能燭六合燿八紘泰山之高不嶕嶢則不能浡滃雲而散歊烝是以宓羲氏之作易也綿絡天地經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孔子

錯其象而彖其辭。然後發天地之藏。定萬物之基。典謨之篇。雅頌之聲。不溫純深潤。則不足以揚鴻烈而章緝熙。蓋胥靡爲宰。寂寞爲尸。大味必淡。大音必希。大語叫叫。大道低回。是以聲之眇者不可同於衆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混於世俗之目。辭之衍者不可齊於庸人之聽。今夫弦者高張急徽。追趨逐者則坐者不期而附矣。試爲之施咸池。揄六莖。發簫韶。詠九成。則莫有和也。是故鍾期死。伯牙絕絃破琴而不肯與衆鼓。獿人亡。則匠石輟斤而不敢妄斵。師曠之調鍾。竢知音者之在後也。孔子作春秋。幾君子之前睹

也老聃有遺言貴知我者希此非其操歟

答劉歆書

雄叩頭賜命謹至又告以田儀事事窮竟白案顯出甚厚甚厚田儀與雄同鄉里幼稚爲鄰長艾相愛視覬動精采似不爲非者故舉至之雄之任也不意淫迹暴於官朝今舉者懷赧而低眉任者含聲而寃舌知人之德堯猶病諸雄何慙焉叩頭叩頭又勑以殊言十五卷君何由知之謹歸誠底裏不敢違信雄少不師章句亦於五經之訓所不解常聞先代輶軒之使奏籍之書皆藏於周秦之室及其破也遺棄無見

作文之難如此

系先曰觀揚子雲之甯樂於居千石之官知言哉

之者獨蜀人有嚴君平臨邛林閭翁孺者深好訓詁猶見輶軒之使所奏言翁孺與雄外家牽連之親又君平過誤有以私遇少而與雄也君平財有千言耳翁孺梗概之法略有翁孺往數歲死婦蜀郡掌氏子無子而去而雄始能草文先作縣邸銘王佴頌階闥銘及成都城四隅銘蜀人有楊莊者爲郎誦之於成帝帝好之以爲似相如雄遂以此得外見此數者皆都水君常見故不復奏雄爲郎之歲自奏少不得學而心好沈博絕麗之文願不受三歲之奉且休脫直事之繇得肆心廣意以自克就有詔可不奪奉令尚書

作文之益難如此

賜筆墨錢六萬得觀書於石渠如是後一歲作繡補
靈節龍骨之銘詩三章成帝好之遂得盡意故天下
上計孝廉及內郡衛卒會者雄常把三寸弱翰齎油
素四尺以問其異語歸即以鉛摘次之於槧二十七
歲於今矣而語言或交錯相反覆方論思詳悉集之
燕其疑張伯松不好雄賦誦之文然亦有以奇之常
爲雄道言其父及其先君憙典訓屬雄以此篇目頻
示其成者伯松曰是縣諸日月不刊之書也又言恐
雄爲太玄經由鼠坻之與牛場也如其用則實五稼
飽邪民否則爲坻糞棄之於道矣而雄般之伯松與

雄獨何德慧而君與雄獨何藹隙而當匿乎其不勞
戎馬高車令人君坐幃幙之中知絕遐異俗之語典
流於昆嗣言列於漢籍誠雄心之所絕極至精之所
想遘也扶聖朝遠照之明使君求此如君之意誠雄
散之會也死之日則今之榮也不敢有貳不敢有愛
少而不以行立於鄉里長而不以功顯於縣官著訓
此於帝籍但言詞情覽翰墨爲士誠欲崇而就之不
可以遺不可以忘郎君必欲脅之以威陵之以武欲
令入之於此此又未定未可以見今君又終之則縊
死以從命也且寬假延期必不敢有愛雄之所爲得

使君輔貢於明朝則雄亡恨何敢有匿唯執事圖之長監所規繡之就死以爲小雄敢行之讁因還使雄叩頭叩頭

答桓譚書

長卿賦不似從人間來其神化所至邪夫諦能讀千賦則能爲之諺云伏習象神巧者不過習者之門

諫不受禪于朝書

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爲漢與匈奴從此隙矣夫

高帝何如
高后時
大臣何如
大虜不可
忿如此

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彊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乃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士卒七日不食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甚衆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群臣庭議樊噲請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妄阿順指於是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武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

數月乃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衆微於便地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乃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于是浮西河絕大幕破窴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翰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亡量之費役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為不一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

以空行而亾將

之喙運府庫之財塡盧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乃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風雷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然尚羈縻之計不顓制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强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隸以惡其强難詘其和難得故

有何流走
爾何爽亦

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藉蕩姐之場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固已犁其庭埽其閭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亡餘菑惟北狄爲不然眞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茲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乃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柰何距以未厭之辭疏以亡日之期消往

[illegible]容所以
[illegible]制何奴
[illegible]便不忍
[illegible]破漢矣

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款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爲大憂乎夫明者視於亾形聰者聽於亾聲誠先於未然卽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不然一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内辯者轂擊於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爲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乃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爲國不

安也惟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

賈誼傳不載治安策太史公疏畧處○弔屈原文亦本屈宋第不删自便是騷人之文故政事疏誼詞賦與相如才之不可混

古文奇賞卷之五

古吳陳仁錫選評　仁和郎斗金重訂

西漢超絕一代才子之文

賈誼陳政事疏 〔文〕

臣竊惟事勢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背理傷道）難徧以疏擧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非甚有

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熟數之於前因陳
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
（方正言而怨講其言）
使爲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鐘鼓之樂勿爲可也樂與
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
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
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爲明帝沒爲明神名譽
（理道足一篇骨子將說起）
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
（東廊其言此漢世不說外）
爲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安之埶成長治之
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群生
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爲萬世法程雖

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
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其具
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
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熟也雖使舜禹復生為陛
下計亡以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
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
為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
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況莫大諸
侯權力且十此者虖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
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

之所以前席也

賈生文最善

[illegible]步驟[illegible][illegible]臣[illegible]病[illegible]人都相假借平敘文亦古質然願直肆之頭挫委婉之致不容不讓詛

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偏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爲邪

舜、禹、堯、舜、黃、帝、皆、稍、往、古、[illegible]

此時而欲爲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熭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爲已遭曀骨肉之屬而抗剄之豈有異秦之季世虖夫以天子

呼秦

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爲安以亂爲治

從何處說起妙不可言

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虖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

淮陰王句添一尚字妙絕

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

又快帶一句爲相妙

貫高爲相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無

復議分封

恙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虖臣有以知陛

下之不能也天下殽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非有仄

（四字將上文悉捲）

室之埶以豫席之也諸公幸者迺爲中涓其次廑得

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

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

十縣德至渥也然其後七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

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

（將一句了高皇帝案又提一筆句不能頓挫）

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爲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

尚有可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

（悼惠王親弟親兄之子）

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

主意只在今親王之[illegible]

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無恙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爲治虖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名雖爲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本其人爲者擅爵人赦死辠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虖幸而服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圜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啟其口匕首以陷其匈矣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埶盡又復然

一疏字領起親疏如綱貫文章之妙尋之無迹

殃禍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至於髖髀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斧斤也今諸侯王皆衆髖髀也釋斧斤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爲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勢不可也臣竊跡前事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最弱最後反長沙乃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勢疏

[illegible]周
[illegible]最
[illegible]有可
[illegible]勅諭
孝平王春
秋方剛忽
於道德其
深惟熟思
之又賜東
平太后璽
書閉門之
內母子之
間骨肉之
恩豈可忽
[illegible]傳

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勢然也曩令樊酈絳灌（少此一句不得）（冷語互見）
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爲
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
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
菹醢則莫若令如樊酈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到此方說出）
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令
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
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在細民則可）
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在天子大臣則不可）
各爲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

遊后冤恐
彰東王傅
相無以游
禍非禮道
王可稱識
者

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它國皆然其分地衆
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
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爲徙其侯國及封
其子孫也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無
所利焉誠以定業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
壹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
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
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細民鄉
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臥赤子天下之
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

方是仁義

又○收

蒙、業、而安

矣

誦聖壹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為此天下之執方病大瘇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慮亡聊失今不治必為錮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為已病非徒瘇也又苦蹠盭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偪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瘇也又苦蹠盭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執方倒縣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娒侵掠至不敬也為天下患至亡已

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
操也天下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事）（背理傷道）
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非亶倒縣而已
又類辟且病痱夫辟者一面病痱者一方痛今西邊
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得息
斥候望烽燧不得臥將吏被介冑而睡臣故曰一方
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爲流涕者此也陛下何
忍以帝王之號爲戎人諸侯勢既卑辱而禍不息長
此安窮進謀者率以爲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臣（前所陳之具）
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

縣之衆甚爲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今不獵猛敵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

（諫獵而搏入匈奴之下精氣陡陡）

圖大患非所以爲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爲流涕者此也

（讀此真寔可涕）

今民賣僮者爲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内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緁以偏諸美者黼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

（只奢兩極小事而風俗之極侈極弊見之矣）

舉賢良第秦始亂之前史之所未侵者貧人賤民也至其中即所侵者由人吏家也及其末亡所侵者

今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皁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孽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饑不可得也饑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爲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爲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爲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

句行到水窮坐有雲起一得住

已具甚矣少知事体

者不爲　此一意又借一層

得前秦之季世一

語痛言之而了是提轉之迹

以圖霸

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箒立而誶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然并心而赴時猶曰蹷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

代開一端之門其文益灵動可喜

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眾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義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非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

慈子耆利

盜者剟寢戶之簾搴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偽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是為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為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筦子曰禮義廉恥是

責大臣

又冷放一句愈寬愈緊

而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筦子愚人也則可筦
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秦滅四維而
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
十五歳而社稷爲墟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
而衆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
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無所幾幸而羣臣衆信上
不疑惑此業壹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
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
覆矣可爲常太息者此也夏爲天子十有餘世而殷
受之殷爲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三十

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亾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廼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巳行矣昔者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廼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節○次○整○煞〕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

豈有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者

天下之端士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迺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

故習其勢

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耆必先受業迺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迺得爲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疎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

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旣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及太子旣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膳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愧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齊趣中

[illegible]涉世家陳勝雖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將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

華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見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

今日明日妙

背理傷道

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轍迹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亾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懸于太子太子之善在於蚤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

是智與正人居之

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

一段說論而反覆諷諭婉娜不絕神行之文

耆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者有雖死而不相爲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凡人

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爲至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辠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爲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

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毆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毆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它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

之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讎禍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其罟罟如此）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衆庶如地故古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埶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

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辠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蹵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辠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為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

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令與衆庶同黥劓髡刖笞傌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陛乎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廉恥不行大臣無乃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恥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緤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

如風之廻波

一篇中疏分封疏禮大臣疏風俗俱奇絕

一旦吾亦遇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又○轉○説）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行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釁面吞炭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此言屬人臣之節）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讐行若狗彘（以○畏○馬○畜○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烈士人主使然也（其○遇也故就邀守又○去論）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豫讓非大臣也是）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頑頓亡恥詬亡節廉恥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

六敬大臣爲禮教之

（民蓋參差之妙抽方斷來之文）

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挻之矣上

（又合自此一句）

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

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羣下至衆而主上

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羣下也俱亡恥俱苟

妄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

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

不廉曰簠簋不飾坐汙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汙

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

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辠矣猶未斥然正以謼之也

（方起盤之文）

尚遷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聞譴

呵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辠耳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盭而加也其有大辠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憙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國扞敵之臣誠死城郭

山擅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此物此志也彼且爲我死死且不愛所托財器。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成業其小者矣。將爲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伏照見東漢。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爲長太息者此也

生之文至矣樂書曰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槀木居中矩句中鉤纍纍乎殷如貫珠故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不知手

之舞之足之蹈之是賈生之文也

賈誼請封建子弟疏

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執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太强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爲藩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惟淮陽代二國耳代北邊匈奴與强敵爲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厪如黑子之著面適足以餌大國耳不足以有所禁御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爲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

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以爲不可故蔪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畢以爲王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埶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揚而爲梁王立後割淮揚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郪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揵之江則大諸侯

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禍今陛下力制天下頤指如意高拱而成六國之禍難以言智苟身亡事畜亂宿禍孰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下財幸

賈誼論積貯書

筦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

今夫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也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蹷漢之爲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既聞耳矣安有爲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世之有饑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

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饋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罷夫羸老易子而齩其骨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者並舉而爭起矣廼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敺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畮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爲富安天下而直爲此廩廩也竊爲陛下惜之

諫放民私鑄疏

使天下公得顧租鑄銅錫爲錢敢雜以鉛鐵爲他
者其罪黥然鑄錢之情非殽雜爲巧則不可得贏
而殽之甚微爲利甚厚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
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埶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
利微姦雖黥辠日報其埶不止乃者民人抵罪多者
一縣百數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衆夫縣法以
誘民使入陷阱孰積於此曩禁鑄錢死辠積下令公
鑄錢黥辠積下爲法若此上何賴焉又民用錢郡縣
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或用重錢平稱不受法錢
不立吏急而壹之虖則大爲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

弗呵虖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苟非其術何鄉而可
哉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釋其耒耨冶鎔炊炭
姦錢日多五穀不爲多善人怵而爲姦邪愿民陷而
之刑戮刑戮將甚不祥奈何而忽國知患此吏議必
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令禁鑄錢則錢必
重重則其利深盜鑄如雲而起棄市之罪又不足以
禁矣姦數不勝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故銅布於
天下其爲禍博矣今博禍可除而七福可致也何謂
七福上收銅勿令布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矣僞
錢不蕃民不相疑二矣采銅鑄作者反於耕田三矣

每念不忘匈奴

大都因本細末大弛以至心

銅畢歸於上上挾銅積以御輕重錢輕則以術斂之重則以術散之貨物必平四矣以作兵器以假貴臣多少有制用別貴賤五矣以臨萬貨以調盈虛以收奇羨則官富實而末民困六矣制吾棄財以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壞七矣故善爲天下者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今久退七福而行博禍臣誠傷之

商飢擻動彼必將有惟者生焉禍之所生豈可豫知故甚非所以安主上非所以活大臣者也甚非所以全愛子者也既以令之爲藩臣矣爲人臣下矣而厚

臣之不行
濟亡永

其力垂其權使有驕心而難服從也何異於
錮而予射子自禍必矣愛之故使飽粱肉之味
石之聲臣民之衆土地之博足以奉養宿衛其身
而權力不足以徼幸勢不足以行逆故亡驕心亡邪
行奉法畏令聽從必順長生安樂而亡上下相疑之
禍活大臣全愛子孰精於此藩傷苛工巧而志欲之唯
胃上軼主次也然則所謂主者安居臣者安在人之
情不異面目狀貌同類貴賤之別非人人天根著於
形容也所持以別貴賤明尊卑者等級勢力衣服號
令也亂且不息滑曼亡紀天理則同人事亡別然則

所謂臣主者非有相臨之具尊卑之經也特面形而
膚之耳等齊衣服疑者是謂爭先厚澤疑者是謂爭賞
權力疑者是謂爭強等級亡限是謂爭尊矣是以天
下見其服而知貴賤望其章而知其勢季人定其心
各著其目故衆多而天下不眩傳遠而天下識祗卑
尊已著上下已分則人倫法矣於是主之與臣若日
之與星服疑炎帝者黃帝同父母弟也各有天下之半
黃帝行道而炎帝不聽故戰涿鹿之野血流漂杵夫
地制不得自黃帝而以困以高皇帝之明聖威武也
然撫天下即天子之位而大臣爲逆者乃幾十發以

帝之勢身勞於兵間紛然幾亡天下者甚數矣淮陰侯
韓王信陳豨彭越黥布及盧綰皆功臣也所嘗愛信
也所愛化而爲仇所信反而爲寇可不怪也地壐蚤
定豈有此變陛下即位以來濟北一反淮南爲逆今
吳又見告皆其薄者也莫大諸侯澹然而未有故者
天下非有固安之術也特賴其尚幼倫猥之數也不制
定逐利乎口耳慮念非顧行也今其甚者到大父矣
刖大母矣踝嫗矣刺兄矣俗激秦國失理天下大敗衆
揜寡知欺愚勇刼懼壯淩衰攻擊奪者爲賢貴人善
突盜者爲悃詘獘設詔而相飭設轅而相紹者爲知

天下亂至矣若今者何如進取之時去矣并兼之勢[illegible]矣胡以孝弟循順爲善書而爲吏耳胡以行義禮節爲家富而出官耳驕恥偏而爲祭尊黥劓者攘臂而爲政行爲狗彘也苟家富財足隱機盱視而爲天子耳唯告罪昆弟欺突伯父逆於父母乎然錢財多也衣服循也我何妨爲世之基公雖愛季母妻公之接女乎車馬嚴也走犬良也矯誣而家美盜賊而財多何傷欲交吾擇貴寵者而交之欲勢擇吏權者而使之取婦嫁子非有權勢吾不與婚姻非貴有威不與兄弟非富大家不與出入因何也今俗侈靡以出

騷字刻十
亂

相驕出倫踰等以富過其事相競今世貴空爵而賤良俗靡而尊奸富民不爲奸而貧爲里母也廉吏釋官而歸爲邑矣居官敢行奸而富爲賢吏家處者犯法爲利爲材士故兄勸其弟父勸其子則俗之邪至於此矣故假父擾鉏杖彗耳慮有德色矣母取瓢椀箕帚慮立誶語抱哺其子與公併踞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睨其慈子嗜利而輕簡父母也念罪非有倫理也亦不同禽獸僅焉耳然猶并心而赴時者曰功成而敗義耳歷六國兼天下求得矣然不知反廉恥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凡十三歲

方敢疏猜異

自社稷爲墟不知守成之數得之之術也悲夫府變夫
奇巧末技商販游食之民形佚樂而心懸愆志苟得
而行淫侈則用不足而畜積少矣即遇凶年必先困
窮迫身則苦飢甚焉瑰章國已素屈矣奸邪盜賊特須
時爾歲適不爲如雲而起耳若夫不爲見室滿胡可
勝撫也夫錞此而有安上者殊未有也今也平居則
亡瓶施不敎而素寬有故必困然而獻計者類曰亡
動爲大耳夫以動而可以振天下之敗者何等也孽產
子所謂建武關函谷臨晉關者大抵爲備山東諸侯
也夫天下之制在陛下今大諸侯多其力因建關而備

之若秦時之備六國也豈若定地勢使亡可備之患因行兼愛亡私之道罷關一通而下亡以區區獨有關中者所謂禁游宦諸侯及亡得出馬關者豈不曰諸侯得衆則權益重其國衆車騎則力益多故明爲之法亡資諸侯於臣之計疏山東孽諸侯不令似一家者其精於此矣豈若一定地制令諸侯之民人騎二馬不足以爲患益以萬夫不足以爲害令不定大理數起禁不服人心害兼覆之義不便天子都長安而以淮南東南邊爲奉地彌道數千不輕致輸郡或乃越諸侯而有免侯之地於遠方調均發徵又且必

不讀治安策不見其文之奇不讀荊書不見其文之所以奇

同大國包小國而爲境小國潤大國而爲都小大駁躁遠近亡衰天子諸侯封畔之經至亡狀也以藩國資彊敵以列侯餌篡夫至不得也陛下奈何久不正此壹通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爲都輸將繇使其遠者不在五百里而至公侯地百里中之而爲都輸將繇使其遠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輸將者不苦其勞繇使者不傷其費故遠方人安其居士民皆有驩樂其土此天下之所以能長久也及秦而不然秦不能分尺寸之地欲盡自有之耳輸將起上海而來一錢之賦數十錢之費不輕能致也上之所得者甚少而

此篇與請封建子弟疏指同而祖練大異

民毒苦之甚深故陳勝一動而天下不振今漢越兩諸侯之中分而乃以廬江爲之奉地雖秦之遠邊過此不遠矣今此不輸將不奉王非奉地義也尚安用此而久縣其心哉若令此如奉地之義是復秦之迹也竊以爲不便夫淮南窳民貧鄉也繇使長安者自悉以補行中道衣行勝已羸弊矣彊提荷弊衣而至慮非假貸自諸非有以所聞也履蹻不數易不足以至錢用之費稱此苦甚竊以所賫縣令丞相歸休者慮非甚强也不見得從者夫行數千里絕諸侯之地而縣屬漢其勢終不可久漢往者家號泣而送之其

厥舌聞自
囀自悲

來蘇使者家號泣而遣之俱不相欲也甚苦屬漢而
救王類至甚也逋逃而歸諸侯者類不少矣陛下不
之蚤定毋以資姦人（屬與漢之為漢四十年矣其遂）今漢興三十年矣而天下愈
屈食至寡也陛下不省邪未獲耳富人不貸貧民且
飢天時不收請賣宅鬻子旣或聋耳曩項不雨令人
寒心一雨爾慮若更生天下無蓄若此甚極也其在
王法謂之何必須困至乃慮窮至乃圖不亦晚乎竊
伏念之愈使人悲然則所謂國亡人者何謂也有天
下而欲其安者豈欺陛下者哉上弗自憂將以誰偷
且用事之人未必此省為人上弗自省憂然事間

乃驚而督下曰此天也可奈何事既亡如憂之何及方今始秋時可善為陛下少間可使臣從丞相御史計之臣議詔所自用秩二千石上雖幸使謹計勿厚疏殆亡傷也有時矣憂民今西為上流東為下流故隴西為上東海為下則北境一剗也西郡北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已上不輕得息苦甚矣中地左戍延行數千里糧食餽饟至難矣解縣邊長不寧中長不靜譬如伏虎見便必動將何時已昔高帝起布衣而服九州今陛下杖九州而不行於匈奴竊為陛下不足信威不竊料匈奴控弦大率六萬騎五口而出介卒

一人五六三十此即戶口三十萬耳未及漢千石大縣也而敢歲言侵盜屢欲亢禮妨害帝義甚非道也陛下何不使能者一試理此將爲陛下以耀蟬之術振之爲此立一官置一吏以主匈奴誠能此者雖以千石居之可也陛下肯聽其事計設令中國日治匈奴日危大國大富匈奴適亡咤犬馬行理勢然也將必以匈奴之衆爲漢臣民制之令千家而爲一國列處之塞外自隴西延安至遼東各有分地以備邊使備月氏灌窳之變皆屬之其置郡然後罷戎休邊民天下之兵帝之威德內行外信四荒悅服則愚臣之

奇句

志決矣不然帝威不遂心與嘿嘿竊聞匈奴當今遂羸此其示武昧利之時也而建隆義渠東胡諸國又頗來降以臣之愚匈奴動疑將一材而出奇厚贄以責漢不大典不已旁午走急數十萬之衆積於此方天下安得食而饋之臨事而重困則難爲工矣臣且以事執諭天子之言德匈奴大衆之信陛下也爲通言耳必行而弗易夢中詐人覺且不背其信陛下已諾若日出之灼灼故耆君一言雖有微遠其志不疑仇讐之人其心不殆若此則信諭矣所孤莫不行矣一表臣又且以事勢論陛下之愛令匈奴之自親

乘机

也苟胡面而戎狀者其自以爲見愛於天子也猶若
子之遌慈母也若此則愛諭矣此謂一表臣又且諭
陛下之好令胡之自視也苟其技之所長與其所工
一可以當天子之意若此則好諭矣此謂二表愛人
之狀好人之技仁道信爲大操帝義也愛好有實已
諾可期十死一生彼必將至此謂三表凡賞於國者
不可以均賞均則國窮而尚薄不足以動人故善賞
者踔之駁轢之從而時厚之令視之足見也誦之足
語也乃可傾一國之心陛下幸聽臣之計則臣有餘
財匈奴之來者家長已上固必衣繡家少者必衣文

覩中行說之在虜也未餌之說良信

妍層

錦將爲銀車五乘大琱畫之駕四馬載綠蓋從數騎御驂乘且雖單于之出入也不輕都此矣令匈奴降者時時得此而賜之耳一國聳之者見之者希心而相告人冀幸以爲吾至亦可以得此將以壞其目一。餌匈奴之使至者若大降者也大衆之所聚也上必有所召賜食焉飯物故四五盛美胾膹炙肉且醯醢方數尺於前令一人坐此胡人觀欲者固百數在旁得賜者之喜也且笑且飯味皆所嗜而所未嘗得也令來者時時得此而饗之耳一國聳之者見之者垂溓而相告人徐悼其所自以吾至亦將得此將以此

壞其口一餌降者之傑也若使者至也上必使人有
所召客焉令得召其知識胡人之欲觀者勿禁令婦
人傅白墨黑繻衣而侍其堂者二三十人或薄或揜
爲其胡戲以相飯上使樂府幸假之俾樂吹簫鼓鞀
倒挈面者更進舞者踰者時作少間擊鼓舞其偶人
莫時乃爲戎樂攜手胥彊上客之後婦人先後扶侍
之者固十餘人使降者時或得此而樂之耳一國聳
之者見之者希盱相告人人忣忣唯恐其後來至也
將以此壞其耳一餌凡降者陛下之所召幸若所以
約致也陛下必有時有所富必令北有高堂邃宇善

廚處大囷京廐有編馬庫有陣車奴婢諸嬰兒畜生具令此時大具召胡客饗胡使上幸令官助之具假之樂令此其居處樂虞囷令之畜皆過其故王慮出其單于或時時賜此而爲家耳何如一國傾心而冀人人忣忣惟恐其後來至也將以此壞其腹一餌於來降者上必時時而有所召幸拊循而後得入官夫胡大人難親也若上於故嬰兒召貴人子好可愛者上必召幸大數十人爲此繡衣好閒且出則從居則更侍上即饗胡人也大穀抵也客胡使也功士武士固近侍旁胡嬰兒得近侍側故貴人更進得佐酒前。

托風一倡
玉胡亂華
胡部坐堂
上或不逐
矣

玉餌穗北
領其心

上乃幸自御此薄使付酒錢時人偶人爲間則出繡衣其帶服賓餘時以賜之上卽幸裕胡嬰兒擣遒之戲弄之乃援炙幸自唱之出好衣閑且自爲贛之上起胡嬰兒或前或後胡貴人旣得奉酒出則服衣佩綬貴人而立於胡令數人得此而居耳一國聞者見者希厈而欲人人恢恢惟恐其後來至也將以此壞其心一餌故牽其目牽其耳牽其口牽其腹四者已牽又引其心安得不來下胡抑抎也此謂五餌若夫大變之應大約以權決爲因宜而行不可務形尊翁主重相室多其長吏衆門大夫皆講士也必足之財

畫骨

且用吾人且用其尊覲其限窺其謀中外符節適稱
拘也夫或人且安得久捍若此故三表已諭五餌既
明則匈奴之中乖而相疑矣使單于寢不聊寐食不
甘口彈劍挾弓而蹲穹廬之閒左視右視以爲盡仇
也彼其羣臣雖欲毋走若虎在後衆欲無來恐或軒
之此謂勢然其貴人之見單于猶迮虎狼也其南而
而歸漢也猶弱子之慕慈母也其衆之見將吏猶噩
迮佹讐也南鄉而欲走漢猶水流下也將軍單于亡
臣之使亡民之守夫惡得不繫頸頓顙請歸陛下之
義哉此謂戰德彼匈奴見略且引衆而遠去連此有

數夫關市者固匈奴所犯滑而探求也願上遣使厚與之和已不以許之大市使者反因於要險之所多爲鑿開衆而延之關吏卒使足以自守大每一關屠沽者賣飯食者美臛炙膹者每物各一二百人則胡人著於長城下矣是王將彊北之必攻其王矣以匈奴之飢飯羮唒膹𦢊嗛洛多飲酒此則亡竭可立待也賜大而愈飢多財而愈困漢者所希心而慕也則匈奴貴人以其千人至者顯其二三以其萬人至者顯其十餘人夫顯榮者招民之機也故遠期五歲近期二年之內匈奴亡矣此謂德埶曰建三表明五

鑿然之論如何可行

餌盛貧翁主禽敝國而后止費至多也惡得財用而足之對曰請亡敢費御府銖金尺帛然而臣有餘資問曰何以對曰國有二族方亂天下甚於匈奴之爲邊患也使上下疏踳逆天下窾貧盜賊皐人蓄積亡已此二族爲宗也上去二族弗使亂國天下治富矣臣賜二族使祟匈奴過足言者或曰天子不恤人民憲之曰苟或非天子民尚豈天子也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王者於天下苟舟車之所至人迹之所及雖蠻夷戎狄孰非天子之所作也而慉渠頗率天子之民以不聽天子則慉渠大罪

也今天子自爲懷其民天子之理也豈有休人之民

（何奴）夫胡人於古小諸侯之所銍權而服也奚宜敢

倘若此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因幸行臣之計

半歲之內休屠飯失其口矣少假之間休屠係頸以

卅膝行頓額請歸陛下之義唯上財幸而後復羅履

屬國之官臣賜歸伏田廬不復汚禾廷則忠臣之志

快矣今不獵猛敵而獵田彘不搏友寇而搏畜兔所

獵得毋小所搏得毋急乎繁細是虞不圖大患非所

以爲安（平執）一竊恐陛下接王淮南諸子曾不與如臣

者恍討之也淮南王來入赴千乘之君陛下爲稽額

西漢文所
示大典已
削其半何
以解也

謝罪皇太后之前淮南王曾不譙讓敖酉之罪亡加身者舍人橫制等室之門陛下追而赦之吏曾不省捕王人於天子國橫行不辜而以譴乃賜美人多載黃金而歸侯邑之在其國者畢從之宅所陛下於淮南王不可謂薄矣然而淮南王天子之法咫蹂促而費用也皇帝之令咫批傾而不行天下孰不知天子選功臣有識者以爲之相吏王僅不踏蹴而逐耳以不稱病而走者天下孰弗知日接持怨言以誹謗陛下之爲皇太后之餽賜逆拒而不受天子使者奉詔而弗得見僵臥以發書天下孰不知聚辠人謀叛少

年通機奇之徒啟章之等而謀爲東帝天下孰弗知
淮南王罪已明陛下赦其死罪解之金道以爲之神
其人自病死陛下何負天下大指孰以王之死爲不
當陛下亡負也如是則淮南王罪人之身也淮南子
罪人之子也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
亾解細於前事且世人不以肉爲心則已若以肉爲
心人之可知也今淮南子少壯聞父辱狀是立起爲
泣洽衿臥起泣交項腸至腰肘如繆維耳豈能須臾
忘哉是而不知是非人也陛下治天下之命而淮南
王至如此極其子舍陛下而更安所歸其怨爾特曰

孰未便事未發含亂而不敢言若誠其心豈忌陛下哉白公勝所爲父報仇者報大父與諸伯父叔也令尹子西司馬子綦皆親群父也亡不盡傷昔者白公之爲亂也非欲取國代主也爲發憤快志爾故欲匕首以衝仇人之匈固爲要俱靡而已耳固非冀生也今淮南王雖小黥布嘗用之耳漢存特幸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安便雖割而爲四四子一心未異也豫讓爲智伯報趙襄子五起而不取者無它資力少也子胥之報楚也有吳之衆也白公成亂也有白公之衆也闔閭富故然使鱄諸刺吳王僚燕太

潛於經術而力去其怠滯之音

子丹富故然使荊軻殺秦王政今陛下將尊不德之
與之衆積之財此非有白公子胥之報於廣都之
中者即疑有鱄諸荊軻起於兩柱之間其策安便哉
此所謂假賊兵爲虎翼者也願陛下留意計之淮難或
稱春秋而爲之聳善而抑惡以革勸其心教之禮使
知上下之則宜武爲之稱詩而廣道顯德以驪明其
志教之樂以疏其穢而塡其浮氣教之語使明於上
世而知先王之務明德於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廢興
者而戒懼焉教之任術使能紀萬官之職任而知治
化之儀教之訓典使知族類疏戚焉隱比馴焉此所

謂學太子以聖人之德者也。或明惠施以道之忠。明長短以道之信。明度量以道之義。明等級以道之禮。明恭儉以道之孝。明敬戒以道之事。明慈愛以道之仁。明倜儻以道之文。明除害以道之武。明精直以道之罰。明正德以道之賞。明齊肅以道之教。此所謂教太子也。左右前後莫非賢人。以輔相之威儀。以先後之。攝體貌以左右之。制義行以宣翼之。章恭敬以監行之。勤勞以勸之。孝順以內之。敦篤以固之。忠信以發之。德言以揚之。此所謂順者也。此傳人之道也。非賢者不能行。天子不諭於先聖王之德。不知君國畜

爪反佟前
謬情事逆
事逆暇上
異

民之道不見義禮之正不察應事之理不博古之典傳不閑於威儀之數詩書禮樂亡經天子學業之不法凡此其屬太師之任也古者齊太公職之天子不姻於親戚不惠於庶民亡禮於大臣不中於刑獄亡經於百官不哀於喪不敬於祭不誠於戎事不信於諸侯不誠於賞罰不厚於德不彊於行賜予侈於左右近臣忿愛於疏遠卑賤不能懲忿窒欲大行大禮大義大道不從太師之教凡此其屬太傅之任也古者魯周公職之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教誨諷誦詩書禮樂之不經不法不古言語不序音聲不中律

西漢能鍊
詞鍊氣鍊
骨鍊句鍊
字者貴在
也

將學趨讓進退節度不以禮升降揖讓士容視瞻俯仰周旋亡節妟咉啞數顧趨行不德色不比順隱琴肆瑟凡此其屬太保之任也古者燕召公職之天子燕辟廢其學左右之習詭其師答遠方諸侯遇貴大人不知文雅之辭答左右近臣不知已諾之適簡聾小誦之不博不習凡此其屬少師之任也古者史佚職之天子居處出入不以禮衣服冠帶不以制御器在側不以度雜采從美不以章忿怒說喜不以義賦與譙讓不以節小行小禮小道小義凡此其屬少傅之任也天子居處燕私安所易樂而湛夜漏屏人而

[illegible]。飲。酒而醉。食肉而飽。飽而强。飢而惏。暑而暍。寒而
嗽。寢而莫宥。坐而莫侍。行而莫先莫後。尚自爲開戶。
自取玩好。自執器亡。顧還面而御器之不舉不藏。
折毀喪傷。凡此其屬少保之任也。干戚戈羽之舞。管
籥琴瑟之會。號呼謌謠聲音不中律。燕樂雅誦頌樂
序。凡此其屬詔工之任也。不知日月之不時節。不知
先王之諱與國之大忌。不知風雨雷電之眚。凡此其
屬太史之任也。傳缺。明堂之位曰。篤仁而好學多聞而
道慎。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者導天子
以道者也。常立於前。是周公也。誠立而敢斷。輔善而

相義者。謂之充充者充天子之志也常立於左是太
公也潔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弼弼者拂天
子之過者也常立於右是召公也博聞而強記捷給
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常立於
後是史佚也故成王中立而聽朝則四聖維之是以
慮亡失記而舉亡過事。保傅 墻薄則亟壞繒薄則亟裂
器薄則亟毀酒薄則亟酸夫薄而可以曠日持久者
殆未有也故有國畜民施政教者臣竊以為厚之而
可耳。 材性乃上主也賢人必合而不肖人必離國
家必治亡可憂者也若材性下主也邪人必合賢正

必遠坐而須亡耳又不可勝憂矣故其可憂者唯中主爾又似練絲染之藍則靑染之緇則黑無善佐則亡此其不可不憂者耳 連語 昔周文王使太公望傳太子發嗜鮑魚而太公弗予曰禮鮑魚不登於俎豈有非禮而可以養太子哉尋常之室亡奧剸 一作阼 之位則父子不別六尺之輿亡左右之義則君臣不明尋常之室六尺之輿處亡禮即上下踳逆父子悖亂而況其大者乎 甚尊其主敬慎其所掌職而志厚盡矣受計之禮主所親拜者二聞生民之數則拜之聞登穀則拜之 禮 志有四興朝廷之志淵然清以嚴祭祀

賈生妙處彷從儀禮得來

之志諭然思以和軍旅之志怫然慍然精以厲喪紀之志漻然懣然憂以湫四志形中四色發外維如志色之經也容有四起朝廷之容師師然翼翼然整以敬祭祀之容遂遂然粥粥然敬以婉軍旅之容湢然肅然固以猛喪紀之容怮然慑然若不還容經也視有四則朝廷之視端流平衡祭祀之視視如有將軍旅之視固植虎張喪紀之視不流垂綱視經也言有四術言敬以固朝廷之言也文言有序祭祀之言也屛風折聲軍旅之言也言若不足喪紀之言也言經也固頤正視平肩正背譬如抱鼓足間二寸端面攝

纓端股整足體不搖肘曰經立因以微磬曰共（恭同）立因以磬折曰肅立因以垂佩曰卑立立容也坐以經立之容肘不差而足不跌視平衡曰經坐微俯視尊者之膝曰共坐俯首視不出尋常之內曰肅坐癈首仾（低同）肘曰卑坐坐容也行以微磬[illegible]拤肩不下上身似不則從然而任行容也趨以微磬之容飄然翼然肩狀若流足如射箭趨容也旋以微磬之容其始動也穆如驚倏其固復也旄如濯絲跘旋之容也跪以微磬之容揄右而下進左而起手有抑揚各尊其紀跪容也拜以磬折之容吉事上左凶事上右隨

前以舉項衡以下寧速亡遲背項之狀如屋之玄拜容也拜而未起伏容也坐乘以經坐之容手撫式視五旅欲亡顧顧不過轂小禮動中禮式大禮下坐車之容也立乘以經立之容右持綏而左臂詘存劍之緯欲亡顧顧不過轂小禮據中禮式大禮下立車之容也禮介者不拜兵車不式不顧不言反抑式以應武容也兵車之容也若夫立而跛坐而蹁[作跛]體怠懈志驕傲趮視數顧容色不比動靜不以度妄咳唾疾言嗟氣不順皆禁也古者年九歲入就小學蹍小節焉業小道焉束髮就大學蹍大節焉業大道焉是以邪

放非辟亡因入之焉諺曰君子重襲小人亡由入正
人十倍邪辟亡由來古之人其謹於所近乎人主
太淺則知闇太博則業厭二者異同敗其傷必至故
師傅之道既美且施又慎其齊適疾徐任多少造而
勿趣稍而勿苦省其所省而堪其所堪故力不勞而
身大盛此全人之化也容經懷王問於賈君曰人之謂
知道者爲先醒何也賈君對曰此博號也大者在人
主中者爲卿大夫下者在布衣之士乃其正名非爲
先醒也彼世主不學道理則嘿嘿惛於得失不知治
亂存亡之所由忳忳然猶醉也而賢主者學問不倦

好道不厭惠然獨先乃學道理矣故未治也知所以治未亂也知所以亂未安也知所以安未危也知所以危故昭然先寤乎所以存亡矣故曰先醒辟猶俱醉而獨先發也故世主有醒者有後醒者有不醒者

昔楚莊王即位自靜三年以講得失乃退僻邪而進忠正能者任事而後在高位內領國政辟艸而施教百姓富民恒一路不拾遺國亾獄訟當是時也周室壞微天子失制宋鄭亡道數昧諸侯莊王圍宋代鄭鄭伯肉袒牽羊奉簪而獻國莊王曰古之伐者亂則整之服則舍之非利之也遂弗受乃南與晉人戰於

忘飯求賢非過也

兩棠大克晉人會諸侯於漢陽申天子之辟禁而諸侯說服莊王歸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飯日中而王不食申侯請罪曰臣齊而具食甚潔日中而不飯臣敢請辠莊王喟然嘆曰非子之辠也吾聞之曰其君賢君也而又有師者王其君中君也而有師者伯其君下君也而群臣又莫若者亾今我下君也而群臣又莫若不穀不穀恐亾自憂也吾聋之世不絕賢天下有賢而我獨不得若吾生者何以食爲故莊王戰服大國義從諸侯戚然憂恐聖知在身而自錯不肖思得賢佐日中忘飯可謂明君矣謂先霸所以存亾此

之謹也　昔宋昭公出亡至於境喟然嘆曰烏乎吾知所以亡矣吾朝臣千人發政舉吏無不曰吾君聖者侍御者數百人被服而立無不曰吾君麗者吾外內不聞吾過吾是以至此吾困宜矣於是革心易行衣苴布食鱗餕晝學道而夕講之二年美聞於宋宋人車徒迎而復位卒為賢君謚為昭公既亡矣而乃寤所以存此後醒者也　昔者虢君驕恣自伐諂諛親貴諫臣誅逐政治踳亂國人不服晉師伐之虢人不守虢君出走至于澤中曰吾渴而欲飲其御乃進清酒曰吾飢而欲食御進服脯粱糗虢君喜曰何給

曰儲之久矣曰何故儲之對曰為君出亡而道饑渴也君曰知寡人亡邪對曰知之曰知之何以不諫對曰君好諂諛而惡至言臣願諫恐先虢亡虢君作色而怒御謝曰臣之言過也有間君曰吾之亡者誠何也其御曰君弗知邪君之所以亡者以大賢也虢君曰賢人之所以存也亡何也對曰天下之君皆不肖夫疾君君之獨賢也故亡虢君喜據式而嘆曰嗟乎賢固若是苦邪遂徒行即於山中居飢倦枕御膝而臥御以塊自易逃行而去君遂餓死為禽獸食此已亡矣猶不悟所存亡此不醒者也故先醒者即

時而伯後醒者三年而復不醒者枕土而死爲虎狼食烏乎戒之哉先醒天之誅伐不可爲廣虛幽間攸遠亡人雖重襲石中而居其必知之乎若順誅伐順理而當辜殺三軍而亡咎誅殺不當辜殺一匹夫其罪眷皇天故曰天之處高其聽卑其牧芒其視察故凡自行不可不謹慎也　紂作梏數千睨諸侯之不諂已者杖而梏之文王桎梏于羑里七年而後得免及武王克殷既定令殷之民投撒桎梏而流之於河民輸梏者以手撒之弗敢墜也跪入之水弗敢投也曰昔者文王常擁此故愛思文王猶敬其皆也其法教

干[illegible]耳
王者官人有六等一曰師二曰友三曰大臣四曰左右五曰侍御六曰廝役知。足。以。爲。源。泉。行足以爲表儀問焉則應求焉則得入人之家足以重人之家入人之國足以重人之國者謂之師知足以爲礱。礪行足以爲輔助仁足以訪議明於進賢敢。於。退。不。肖內相匡正外相揚美謂之友知足以謀國事行足以爲民率仁足以合上下之驩國有法則退而守之。君有難則進而死之職之所守君不得以阿私託者。大臣也修。身。正。行。不。僭。於。鄉。曲。道。語。談。說。不。傷。於。朝。廷知能不困於事業。服一介之使。能合兩君之驩。執

戟居前能舉君之失過不難以死持之者左右也不貪於財不淫於色事君不敢有二心居君旁不敢泄君之謀君有失過雖不能正諫以其死持之憔悴有憂色不勸聽從者侍御也柔色傴僂唯諛之行唯言之聽以睚眦之間事君者厮役也故與師爲國者帝與友爲國者王與大臣爲國者伯與左右爲國者强與侍御爲國者若存若亡與厮役爲國者亡可立待也取師之禮黜位而朝之取友之禮以身先焉取大臣之禮皮幣先焉取左右之禮使使者先焉取侍御之禮以令至焉取厮役之禮以令召矣節

則清朝

而待小事不進友至則淸殿而待聲樂作　二人不並見大臣奏事則俳優侏儒逃隱聲樂伎藝之人不並奏左右在側聲樂不見侍御者在側子女不雜處

官人

昔者南榮趎醜聖道之忘乎巳故步陟山川冒楚棘彌道千餘百舍重繭而不敢久息旣遇老聃噩若慈父雁行避景夔立蛇進而后敢問見教一高言若飢十日而得大牢焉

勸學

夫民之於其上也接敵而愳退必走去戰由此敗也故夫菑與禍也非降在天也必在士民也嗚呼戒之戒之夫士民之志不可不要也　自古至于今與民爲仇者有遲有速而民必

勝之　夫爲人臣者以富樂民爲功以貧苦民爲辠

凡居於上位者簡士苦民者是謂愚敬士安民者是謂智夫愚智者士民命之者故夫民命者大族也民不可不畏也故夫民者多力而不可敵也不辟易使喜難使怒者宜爲君識人之功而忘人之辠者宜爲貴故曰刑罰不可以慈民簡泄不可以得士故欲以刑罰慈民辟其猶以鞭狎狗也雖久弗親矣故欲以簡泄得士辟其猶以弧怵鳥也雖久弗得矣夫士者弗敬則弗至民者弗愛則弗附故欲求士必附惟恭與敬忠與信古今亡易矣渚澤有枯木下[illegible]一朽士

矣。夫民至卑也。使之取吏焉。必取其愛。故十人
愛之有歸。則十人之吏也。百人愛之有歸。則百人之
吏也。千人愛之有歸。則千人之吏也。萬人愛之有歸。
則萬人之吏也。故萬人之吏也。撰卿相焉。大政 黃帝曰
道若川谷之水。其出亡已。其行亡止。故服人而不爲
仇。分人而不譐者。惟其道矣。故播之於天下而不忘
者。其惟道矣。是以道高比於天。道明比於日。道安比
於山。 修政語

古文奇賞卷之五 終

